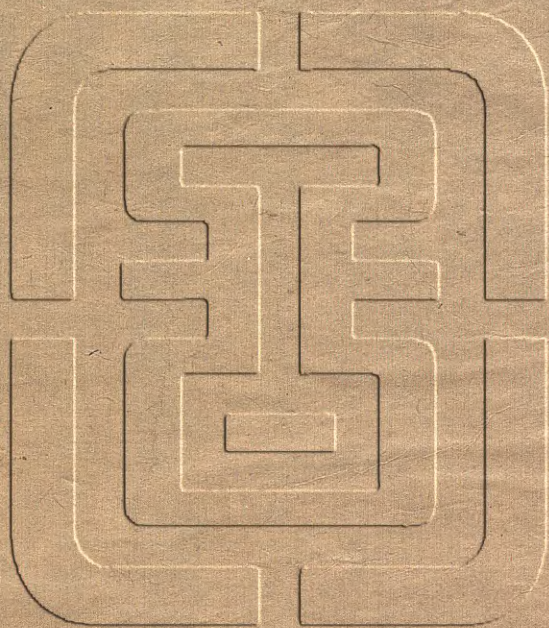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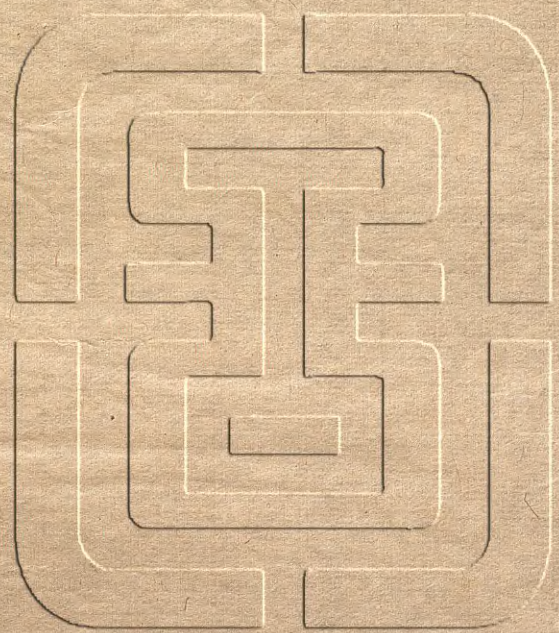
5130

854

部 = 55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八

松坡圖書藏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 十六

渾王廟記

石橫廣二尺四寸四分高一尺八寸五分
分二十行行十四字正書在宜川縣

尚書屯田員外郎馬唐民記

淮南節度推官知丹州宜川縣郭仲益書

自古忠義之士立功於一時其心未必皆欲求聞於後
世然到于今有廟食而不絕者是蓋有德於後之人雖
載在祀典而歲月磨滅猶恐其名之失傳尔丹州舊郡

14012

卽唐忠武渾王故封也廟直州之東財二里兩崖間
題之曰閏王廟前守王內口克嘗取本史新傳以載於
石今左藏高侯守丹之明年春以謝雨至祠下顧視
徘徊且謂僚屬按新舊書王未嘗以閏封又閏非國名
特閏與渾聲近之誤爾乃改榜爲渾王廟高侯通古
今善辯論尤勇於爲義如王之稱不正者久矣一旦遂
正之使其力所得而正者其決當如何

元豐二年三月初九日

左藏庫副使知丹州軍州事騎都尉高渙立石

金廟在鳳翅山上在今縣之東南五里文云廟直丹州

之東二里在兩崖間者唐舊治也舊誤爲閏王廟以

閏渾聲近後左藏庫副使知丹州事高渙爲之改正

唐民撰文以紀其事

關中金
石記

按渾王卽渾城兩唐書有傳稱城本鐵勒九姓之

渾部也世爲皋蘭都督父釋之封寧朔郡王廣德

中與吐蕃戰歿城年十一善騎射事德宗屢立戰

功繇樓煩郡王徙咸寧咸寧者本丹州縣名唐置

郡王周廢宋初復置太平興國初省入宜川碑故云丹

州舊郡卽唐忠武渾王故封也忠武乃城卒後所

加之謚尙非宋封唐爵祇郡王宋元豐三年八月

以禱雨有應乃卽以謚爲封號特封爲忠武王有

牒見下碑

渾王廟牒

碑連額高七尺一寸八分廣四尺一寸三分共二十五行太字行三十二字小字行六十一字牒後有王碩題記額題勅封忠武王碑六字正書在宜川縣

中書門下牒

淮南節度推官知宜川縣事郭仲益書

尙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馬唐民題額

太常禮院奏准中書批送下丹州奏狀當州據宜川縣狀申照會近於今年二月中爲雨雪愆潤本州准都轉

運司牒准朝旨名山靈祠委長吏精虔祈禱尋知州

左藏率州縣官吏親詣本州鳳翅山唐忠武渾王廟精

虔祈禱迎聖水赴州應期得雨潤深一赤苗種並皆霑

足檢會渾王名城唐時封本州咸寧郡王其廟今土俗

呼爲渾王土地廟內有聖泉病者飲之亦多得痊愈今

來依准朝旨祈求又便獲時雨之應顯是祈禱靈驗檢

會熙寧七年赦書節文應天下祠廟祈禱靈驗未有爵

號者當以名聞內雖有爵號而褒崇未稱者亦仰聞奏

本州勘會渾王名城在唐朝常立大功遂封本州咸寧

郡王廟食至今不絕凡有祈求悉皆應驗近以雨雪愆

潤本州於今年二月二十日承准都轉運司牒准朝旨
訪尋管下名山靈祠委所在長吏躬親精虔祈禱州司
尋帖宜川縣勘會據本縣狀申今州界有鳳翅山渾王
廟神靈兼有聖水可以祈禱本州知州左藏庫副使高
渙於當月二十三日躬親往詣精虔祈禱及迎聖水赴
州至當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三月初一日初八日共四
次降雨一赤民田高下普遍霑足百姓歡呼豐年有望
兼勘會至和乙年自冬至春不雨有知州內殿承制閣
門祇候段隱禱於祠下尋獲嘉應爲文祭饗刻石在廟
前後公私祈禱並有神驗委是一州之內靈祠且朝廷
賞典必有功德被於民者然後行之況渾王城生有勲
勞已褒崇於勅號沒而英顯能福祐於州民今據宜川
縣狀備錄在前伏望朝廷特霽殊恩別加徽稱使其忠
義之冤不獨受榮於前世矣具狀奏聞候

勅旨狀前批送當院者當院看詳咸寧郡王廟圖經所
載祈禱有應緣自唐加封王號聖朝未曾褒崇合賜改
封王號伏候

勅旨

丹州咸寧郡王廟

牒奉

金石錄卷一百三十六
勅古之諸侯得祀其境內山川之神非使之徼福以利乎已也蓋神之德及民則思所以報之眷言靈祠奠彼邦服比因旱熯嘉澤應祈有司請焉宜有昭荅疏爵錫號顯揚神休宜特封忠武王牒至准勅故牒

元豐二年八月日牒

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蔡假

禮部侍郎平章事王押

工部侍郎平章事吳押

元豐二年八月三十日

守宜川縣主簿馬安國

守司理叅軍寇臻

守司戶叅軍劉伯通

三班奉職監酒稅崔之平

右班殿直監酒稅賀宣

軍事推官權管勾通判公事王立賢

右班殿直管界巡檢張珏

左侍禁兵馬監押王安

前潞州上黨縣主簿指教方田朱定

左藏庫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

大夫知丹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平原縣開國伯食邑九伯戶高渙立石

余熙寧中充本州都知兵馬使時太守高公渙葺茲靈祠嚴乃神像命余督工於此因勒姓名于石至元豐初余方以勞受祿遂踐仕途從神帥經略深入虜庭討蕩比月保全而歸濫遷資級建中內任環慶將副擊疆擣虛累至戎境監宥州還愷告功亦累被

聖澤豈不賴

明神

主

祐乎今挈家躬祀屈指往事

已二紀餘矣傷時口徒不覺憮然乘輿濡毫謾紀歲月時崇寧改元九月十五日西作坊使差知德順軍

水洛城王碩勉之題

碑側

側廣四寸五行字數與碑小字同

中書劄子

丹州咸寧郡王廟已降

勅命特封忠武王

右奉

聖旨宜令丹州差官往彼精虔祭告及造牌額安掛所有勅牒仰本廟收掌應有合行事件令太常禮院檢會施行劄付丹州准此

元豐二年八月八日 押 押

按陝西通志稱渾城廟中有惠澤水歲旱禱于此
此牒所載聖泉者是也牒後列銜三人署姓不署
名曰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蔡者蔡確也蔡不署
押而注假字殆在告也禮部侍郎平章事王者王
珪也工部侍郎平章事吳者吳充也餘皆丹州屬
官無可攷碑書一尺作一赤古通用字方田之法
宋史食貨志載神宗惠田賦不均熙寧五年修定
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
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
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於黑壚而辨其色方量
畢以地及色叅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此碑
列銜內有朱定官潞州上黨縣主簿而以指教方
田系銜卽所謂縣委令佐分地計量者也

龍井記

石高七尺六寸五分廣三尺五寸四分十八行行
四十字或三十八三十七字不等行書在錢塘縣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唐十里吳赤烏中葛洪嘗鍊丹於
此事見圖經其地當西湖之西淪江之北風篁嶺之上
實深山中之泉也每歲旱請雨於它祠不獲則禱于此
其禱輒應故相傳以爲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

發也西湖深靜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草木名花之所
附麗龜蟲魚鳥之所紆餘而成文陰晴之中各有異態
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爲所誘而不克以爲
泉淙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一夜之間濤頭自海而上
者再疾擊而遠馳兕犀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
高而望之使人髦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
爲所脅而不暇以爲泉惟此地蟠居而踞阻內無靡曼
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虧疎其氣故嶺之
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
養也不苟則其施也有無窮龍井之德有至於是者則

其爲龍之託也亦奚疑哉元豐二年才大師自天竺謝
講席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
人有事於錢唐與游客之將至壽聖者皆取道於井旁
師乃卽其處爲亭又率其徒以浮圖環而咒之庶幾慰
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白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
井有龍耳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如越
省親過錢唐訪師於山中師杖策送余於風篁嶺指龍
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浙
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舍陰陽之和推其緒餘
以澤萬物雖古有道之士何以於此蓋爲我記之余曰

唯唯

淮海秦觀爲 才大師撰 楚國米芾書

雲間董其昌爲方伯斗垣周公臨

此文見淮海集龍井有此碑乃米元章書今已不復存但有方圓庵記余倣米法以補之壬戌元正晦秉

燭記 其昌 錢塘門人金嘉會摹勒上石

天水尹希賓嘗蓄米老所書秦太虛龍井記石本字畫雄放但其文惜多缺處其子寬因錄全文於前以便讀者託吾友史明古求余題之尹君之意雖爲故物重然亦重乎米書而又不無不重乎太虛之文也

君如重其文則太虛又嘗有龍井題名記及東坡跋語更錄以附於後則不獨全龍井之文且并龍井之事全矣余方與明古約同游杭預期日月而龍井者杭之勝處也至則當按記文所載次第登覽亦將爲數語以續古人歸其爲君再書以附之

匏翁家藏集

按此記米芾書者原碑已佚今所存者明董文敏補書今取西湖志所載此記校之互異之處甚多然恐各有訛誤不敢據志以改碑其小有增易之字無關文義者不具論姑舉其大者如碑云實深山中之泉也志云實深山亂石中之泉也碑云草

木名花之所附麗龜蟲魚鳥之所紆餘而成文志
云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
而不迫紆餘以成文碑云以浮圖環而咒之志云
以浮屠法環而咒之碑云含陰陽之和志云資陰
陽之和以養其源碑云何以於此志云又何以加
於此此數處似碑顯有脫誤而志較優也宋史本
傳秦觀應舉爲親養始登第調定海主簿此記云
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師於山中不言官
定海又無從攷其親之因何在越然其過錢塘則
當在是時也西湖遊覽志載其遊龍井寺記云元

豐三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
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然則撰此記卽在
元豐三年矣米芾傳生平未嘗至杭西湖志名賢
亦不列芾名其書此碑不知其何因姑存而不論
辨才有傳見咸淳臨安志云元淨本姓徐字無象
於潛人十歲出家受業於慈雲年二十五賜紫衣
及辨才號沈邁滄杭命住上天竺增室萬礎重樓
傑閣冠于浙西居十七年有奪之者遂還於潛逾
年復歸天竺趙抃贊之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
竺師歸道場光輝留三年謝去老于南山龍井之

上精修行業元祐八年示寂壽八十一由元祐八年逆推至元豐二年是其退居龍井壽聖院得十五年壽聖院俗稱龍井寺西湖遊覽志云唐乾祐二年居民凌霄募緣建爲報國看經院宋熙寧中改壽聖院蘇子瞻書云元豐二年辨才禪師自天竺歸老于此咸淳臨安志龍井山川勝槩一時呈露而二蘇趙秦諸賢皆與辨才爲方外交名章大篇照映泉石蓋此記亦在內矣

閩使君祠記

石橫廣二尺七寸高二尺一寸五分
十九行行十九字正書在宜川縣

□□使君祠□後記

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馬唐民記

淮南節度推官知丹州宜川縣事郭仲益書

□□□□在三堡原唐高宗永徽辛亥 閩使□□

□□□地狹而峻遷於丹陽川之口昭宗景□□刺使

王公惜其德施於人而名晦不顯困訪□舊得使君故

塋於西嶺構屋而祠之并刻其記□豐戊午今 太

守高侯下車謁其祠殆不忍視雖記石尙毀剝賴可辨

遂命復葺并修其墳列木以環之將續其記且曰舊文

殘缺不尔則無以見於後 高侯累守邊郡遇與人

講求利害事不啻若親任其責自到丹每顧視城壁樓櫓常謂未盡□□□何暇應敵監司上其言 朝

廷□□自二月已起功復建言請接山城以備不虞議亦垂下因思自永徽辛亥至今庚申實四百三十年中間更幾守方無事時其相繼能遠慮者不知凡有幾因記之并以告 使君

左藏庫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知丹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騎都尉平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高渙立石

按閭使君碑泐其名唐書惟閭濟美新書附盧坦

傳舊書八良吏傳然係貞元時人非高宗永徽時

餘無有閭姓之在高宗時官宜川者陝西通志名

宦傳亦不載唐時閭姓之官監牧守令者碑云得

使君故塋于西嶺構屋而 之通志陵墓祠祀兩

門亦俱無攷高渙宋史又無傳惟碑云地狹而峻

遷於丹陽川之口丹陽川即丹陽水亦即丹水在

宜川縣西南水經注丹水出丹陽山東北逕丹陽

城東又東北合白水口又東入于河元和郡縣志

西魏置丹州因丹陽川為名太平寰宇記蒲川水

自鄜川洛川縣流入丹陽川玩碑文語意似係遷

金石錄卷一百三十六
城于丹陽川口者然通志城池條下亦不詳志乘
缺略如此識以備攷

郭恕先神在二字

石高七尺三寸餘廣四尺二寸五分下截左偏
有王臨題記三行行廿三廿四字草書在歷城

神心

興德城南泰山廟東廊壁上神在二字世傳郭恕先
之筆命意既異固非凡俗所能為者因模刻石以存
不朽元豐三年四月望日尙書兵部郎中直昭文館
知軍州事上柱國王臨題

右刻神在二字字徑二尺七寸筆畫轉折處皆間以

雙鉤黑線旁有王臨題字三行行書徑一寸

山左金石志

按此碑在濟南府城內舜井前歷城縣志稱舜泉
在舜祠東一名舜井卽太平寰宇記所云舜井在
縣東一百步舜所穿之井也今之濟南在宋元豐
時爲齊州興德軍碑故云興德城南也王臨史附
王廣淵傳廣淵大名成安人弟臨字大觀起進士
治平中詔求武略用近臣薦自屯田員外郎換崇
儀使知順安軍改河北沿邊安撫都監進安撫副
使歷知涇鄜州廣信安肅軍召對還文階知齊州
碑系銜尙書兵部郎中直昭文館史俱畧之

孫真人祠記

碑高五尺八寸四分廣二尺九寸
三十七行行八十字正書在耀州

耀州華原縣五臺山孫真人祠記

華原本京兆屬邑後建而爲列郡曰耀今其名矣然環
耀多山水其城之東有水曰沮沮水之東二里有山
曰五臺其峯回環相望者有五因以名焉其間翹楚卓
立最出諸峯至絕頂者有之廟曰崇福觀嘗聞耆老傳
之曰今之觀在昔孫真人舊隱之地其後經五代之亂
隱闕荒毀後人崇之流而爲老氏然登是山也或升或
降或回或直或細而幾絕或平而復緩怪石峻嶒松檜
夾密者山間之逕也及其至也老本參天枯枝屈地門
庭瀟灑殿宇崢嶸以至就高而爲危閣依龕而爲洞房
下瞰城隅而影浸碧水者山之臺崇福也陰森院落清
楚庭蕪像貌聳秀精神溫粹左童侍而右虎伏者真人
之新堂也其次北也循而行之或下則幽谷窈然而深
藏或上則山勢聳然而特立斬巖險阻逕幾不通其回
旋數曲有洞邃然洞幽而深人莫能測其宏廣也則如
宇之斯大者真人舊隱之所也然舊隱之所去百有餘
步今尙存者殘碑壞碣或湮或滅不復究矣幸而近足
以取鄉里之詳傳遠足以有新舊二史之可驗叅之以

金石錄卷一百三十九
十四
考其所爲稽之以質其行事庶幾爲可紀焉故案唐史云孫思邈京兆華原人始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而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爾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畧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口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東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鄰等師事之照鄰有惡疾不可爲感而問曰高醫愈疾柰何

荅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張爲虹蜺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臟一覺一寢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之所同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爲癩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字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癘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焦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鉞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鄰曰人事柰何曰心爲之君君尙欽故欲小詩曰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
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
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智欲
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
復問養性之要荅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
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
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
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勲不
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
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

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
此則人事盡矣初魏徵等修齊梁周隋五家史屢咨所
遺其傳最詳永淳中卒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
祭去牲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屍就木有若空衣時人
異之時東臺侍郎孫處約嘗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
侑晚貴佞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
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
孫溥尙未生及溥爲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注老子莊
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又撰福祿論三卷攝生真
錄及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子行天授中爲鳳閣

侍郎此皆新舊二史之文也至於耆老之所傳道家之
所紀所載尤詳云自開元中復隱於終南山與僧藏者
鄰谷而棲一旦有老叟老嫗詣僧藏所隱之處倉皇求
救曰某等昆明池龍也有胡僧者利龍宮寶貨乘以天
早就池祈雨誣罔國家以法欲涸其池一日池乾水涸
其寶貨卽爲胡僧所有某等當受謫於上帝願師憐之
藏曰此事非吾所能爲也鄰谷孫處士有神僊變化之
術可以禦焉汝速叩之龍如其言以其事白於先生荅
曰此誠末事但歸無苦僧當自遁矣龍旣歸昆明之水
復舊而胡僧竄伏而之它明日忽有人攜仙方而至曰

此非人間之所有昨日慈救之恩而珠玉不足以爲荅
某不免冒禁以獻之所貴酬報之厚爾其後交遊往來
莫非有道達理之士忽謂先生曰所著千金方濟物之
功亦廣矣然以物命爲藥害物亦多後功滿日必爲尸
解不得白日輕舉矣於是先生仍以草木之藥以代昆
虫鳥獸之命作千金翼三十篇篇有神僊方論以行於
世天寶初麻譚宗晏處別殿先生乘御雲鶴而降白於
上曰臣於峨嵋山南峯修煉丹石所闕者武都山雄黃
願少賜之以助爐鼎之用敕遣中使陳忠成賁雄黃就
山以賜之使至山下求訪信宿皆莫知其所遂置雄黃

於盤石之上焚香宣詔俄而見形謂使者曰但留雄黃
當自取之石上有謝表請謹錄以奏主上視之果有朱
書錄僅畢字亦隨化不復見矣自是之後或隱或見人
莫能測咸通末山下居民有子纔十餘歲不飲酒不茹
葷父母憐其性善遂遣於白水院爲僧童子忽一日有
遊山者自云孫處士趨步周遊旣而就座袖中出藥以
授童子命而煎之旣至微飲餘者以贈小童童旣飲之
便覺神爽須臾處士以歸小童亦乘空而去復視煎藥
之器已成金矣時人異之此皆自古及今鄉里耆艾眾
所共傳也夫眞人之道上通天地陰陽盈虛之理下達

萬物性命消息之微先機逆數知來藏往則有幾於神
或隱或見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六極之外則有達於
僊惟神也與道爲一而無方惟僊也與天地同久而無
死無方故其道莫能測無死故其神莫能滅故世以爲
神僊而後世之士無賢愚貴賤莫不聞其風而愛戴之
又況夫處性澹泊而不爲利役操心寂寞而不爲名累
者乎故今數百年之後高尚有道之士與夫大醫名藥
所以爭相塑繪以欽事之而尙未息也郡人万俟景其
先祖宗世不喜名利以修心養性爲務常慕至人好求
古迹因訪孫眞人故鄉乃至華原因以居焉故其後子

孫或以醫藥名聞於一時或以肆意不顯於當世至景
之時蓋數世矣然尙不忘祖宗之業每遊真人故宅觀
其遺跡舊基慨然有感乃備私錢基構堂宇塑繪像貌
經之營之僅費十餘萬而規摹方備孜孜勉勉爲力勤
矣時嘉祐己亥四月畢工景之弟祐亦紹祖風而得真
人方術秘錄及治心養性之術最爲多矣後二十三年
忽一日訪歎曰有道者非稱則不顯有德者非彰則不
明真人可謂有道德者也堂旣修而嚴奉之誠則至矣
然無文以紀之則不足以顯揚至道美德非所謂仰慕
之至者也強獻爲記歎忝與其子完爲友故不獲已而
書之雖然道不可以言傳非言則無以見道德不可以
文顯非文則無以彰德至於一語默一行止豈加損哉
本諸二史之記質諸好事之傳始誌其實而已元豐四
年歲次辛酉四月初十日鄉貢進士王歙記

元豐四年歲次辛酉六月十日渤海万俟祐立石

男進士完檢校寧實寔同立石

真人生于華原以碩德隱操顯于隋唐間其豐功厚
利拯濟羣生者于今六百年矣雖飛昇之久而一方
有雨暘之求則昭應也如響病者有藥餌之請則對
證而受賜其異跡顯狀焜耀後世若此故崇寧間賜

廟額曰靜應封爲妙應真人其後改爲靜明觀而普天之下莫不景仰其高風焉故郡人万俟景之先人自他州而徙居真人之鄉縣者已數世矣至景而自辦財力特爲真人修堂塑像以表其欽事之意其後景之弟曰祐乃求文於里人王先生以爲記其言典實詳贍傳誦于鄉里者垂九十年然碑石狹小字畫纖細而祐之孫曰善深又恐歲月之久或致漫滅乃別礪巨石募善工以刊前記仍刻真人之像於其碑首使來者瞻像讀文以起敬慕之心焉遂以前碑龕于真人舊隱之洞新碑旣成善深求余敘其本末其清信向善兼能不墜其先人之志如此有足嘉者豈可不爲書之里人米孝思謹跋

大定九年歲次己丑七月乙卯朔初八日壬戌万俟

善深并弟衍重建

施碑座人進士宋九齡 同檢校人趙潤劉勉

進士易椿年王演 進士楊礪

畫像人杜穆

万俟善深男端并彥同捨己財立石

華原劉紹彭刊

文云華原本京兆屬邑後建爲別郡曰耀其城之東

有沮水水東二三里有山曰五臺爲孫真人舊隱之地案今沮水在州城之西是城亦非華原舊築矣五臺山本名風孔山長安志云風孔山在華原縣東五里今山在城東猶二三里稽以道里以長安志爲是碑云在水東二三里者恐非也碑又云有昆明池龍胡僧利其寶貨取去求救于真人真人因得其方書此事出酉陽雜俎云胡僧利其腦非寶貨也續仙傳云千金方以救龍子得之與此說異今千金方書前有真人自敘惟言集古方書知此說近誕用以博異

聞焉可耳

關中金石說

東坡集歸去來辭詩

石橫廣三尺六寸八分高三尺四寸五分作三截書每截十八行行七字八字不等行書在西安府

眉山軾書

予喜淵明歸去來辭因集字爲詩六首

命駕欲何向欣欣春木榮世人無往復鄉老自將迎雲

內流泉遠風前飛鳥輕相攜就衡宇酌酒話交情

涉世恨形役告休成老夫良欣就歸路不復向迷途去

去徑猶菊行行田欲蕪情親有還往清酒引觴壺

與世不相入膝棊聊盡歡風光歸笑傲雲物寄游觀言

語世倦心懷良獨安東臯清有趣植杖日盤桓

雲岫不知遠巾車行復前僕夫尋老木童子引清泉矯
首獨傲世委心懷樂天農夫告春事扶老向良田

世事非吾事駕言鄉路尋向時迷有命今日悟無心亭
內菊歸酒窗前風入棊寓形知己老猶未倦登臨

富貴良非願鄉關歸去休攜棊已尋壑載酒復經丘翳
翳景將入涓涓泉欲流老農人未樂我獨與之遊

元豐四年九月廿二日

按東坡集歸去來辭五律詩今見於施注蘇詩在
續補遺卷中有十首此但刻六首與施注本互校
有不同者鄉老自將迎施作有逢迎去去徑猶菊

施作徑有菊注云一作猶清酒引觴壺施作引觴

壺膝棊聊盡歡施作聊自歡注云一作盡言語審

無倦施作言語委心懷樂天施作還樂天駕言鄉

路尋施作歸路尋老農人未樂施作農夫人不樂

互異如此竟不能定其孰是也東坡先生年譜元

豐四年辛酉先生在黃州其集歸去來辭詩年譜

不爲敘及施注本續補遺又不述此詩之所由來

此刻署云眉山軾書後署歲月而無刻石題識不

言立於何所據寰宇訪碑錄云在陝西長安想有

据也書畫跋跋謂延祐乙卯彭澤縣摹刻後有題

跋六行是別一本又云王弼州司寇于文休承處見佳臨本此又是一本墨林快事謂書之以遺契順者弼州譏其以三錢鷄毛筆所書蒼潤軒跋謂契順間關萬里只求長公一書此亦別是一本後有跋云在淦謝繩正家後題彭鏞拜觀又鄒文場金固同觀又云王汝玉刻石于潯陽又云此書極佳摹八晚香堂帙然則摹本不一而總無有言及長安本者姑詳識之以備攷

興教寺玉峯軒記

石高廣俱二尺一寸五分十八行行十八字隸書在西安府

京兆府萬年縣興教寺玉峯軒記

龍圖閣直學士呂公帥雍之明年出奉祠事道過樊川之興教寺公命卽其□□以爲軒旣而告成主僧晏靜請議而名之□□以謂滴水之源冠于樊□□興教所據□□俯大澤有岡分行以翼其前有林茂植以蔽其後南有大山嶺屹矗出列若屏幃環□擁抱□於軒前其名曰玉案山樊川自韋曲□東□□兩岡至此則原隰平□山水秀麗有若下巖□而遊乎廣莫之野出巫峽而泛乎洞庭之淵襟宇翛然瞻顧無閤登之者足以騁懷於界外□目於太虛矣雖宇宙之大品類之眾

遺形反照有以寄一於無窮則軒之意豈止於斯而已哉至其夷曠口樂疎通明遠亦足以見公之口焉是軒之成不可以無記也口題之曰玉峯軒云前河南府法曹叅軍權縣事陳正舉記

元豐四年十二月十日

口口閣直學士朝散郎充永興軍路馬步軍都總管安撫使兼知軍府事呂大防

興教寺舊在樊川呂大防帥雍奉祠事而道經于此即其地為軒題曰玉峯今記後署銜龍圖直學士朝散郎充永興軍路馬步軍都總管安撫使兼知軍府

事較宋史本傳除龍圖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者為詳然記言雍州而傳言秦州則記者以古疆域

名之也金石跋授堂

溫泉雙皂笏行

石高二尺八分廣一尺八寸四分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隸書在臨潼縣

衛尉寺丞知臨潼縣事陳叔度

綠菜森森迎曉日雙雙暗結秋霜實乾坤造化借風流陰靈滑稽為誰匹一葉雙葩心兩同風刃雨線神其功中官始奏獻奇異祥圖瑞牒揮毫鋒四海萬方只一株繚以周墻百丈餘從此宮娃共爭取攀援棘刺血羅襦

採得溫泉奉金輦雪瑩皮膚紅玉暖合歡堂前此物生
上皇却笑天機淺

皇祐中 吾先君作宰是邑政務清簡時多暇豫客
有至者相與登遊覽古終日忘返以至發於吟詠形
為歌詩故見於家集者華清之作為尤多元豐中西
師之役邑令以召命之涇原正舉承乏于斯於靈泉
觀梁棟間有故榻存焉觀之則 先君所為雙皂筴
行也觀主郭居隆請款諸石以永其傳元豐五季秋
七月十有一日安化陳正舉記 道士梁宗道刊

按陝西通志華清宮四聖殿東有怪柏朝元閣南
有連理木而獨不及此雙早筴此碑完善不泐一
字存之可以補通志之漏畧

謝卿材饒益寺題名

石高二尺六寸四分廣一尺九寸七行行七字正書在朝邑縣

朝散大夫臨淄 謝卿材仲適元豐癸亥被 詔自

歷下移守馮翊三月二十六日過饒益寺題

住持賜紫智欽 立石 蒲人焦元亨模刻

按謝卿材見續通鑑長編載元祐八年二月淮南
等路發運副使謝卿材知相州又欒城集有謝卿
材自陝漕徙河北轉運使告辭此皆卿材之歷官

也東坡詩集有謝運使仲適座上送王敏仲北使
詩卽卿材也舊注蘇詩皆缺今馮應榴注極詳癸
亥爲元豐六年題云自歷下移守馮翊又可知其
元祐以前之官矣

方圓菴記

碑高五尺六寸五分廣三尺五寸七分十七
行行四十八或四十九字行書在錢塘縣

杭州龍井山方圓庵記

天竺辨才法師以智者教傳四十年學者如歸四方風
靡於是晦者明窒者通大小之機無不遂者不居其功
不宿於名乃辭其交游去其弟子而求于寂寞之濱得

龍井之居以隱焉南山守一往見之過龍泓登風篁嶺
引目周覽以索其居岌然羣峯密圍溜口口不蔽翳四
顧若失莫知其鄉逡巡下危證行深林得之于烟雲髣
髴之間遂造而揖之法師引子並席而坐相視而笑徐
曰子胡來予曰願有觀焉法師曰子固觀矣而又將奚
觀予笑曰然法師命予入由照閣經寂室指其庵而言
曰此吾佛亦如之使吾黨祝髮以圓其頂壞色以方其
袍乃欲其煩惱盡而理體圓定慧修而德相顯也蓋溺
於理而不達於事迷於事而不明於理者皆不可謂之
沙門以制禮樂爲衣裳至於舟車器械宮室之爲皆則

而象之故儒者冠圓冠以知天時履句屨以知地形蓋
蔽於天而不知人蔽於人而不知天者皆不可謂之真
儒矣唯能通天地人者真儒矣唯能理事一如向無異
觀者其真沙門歟噫人之處乎覆載之內陶乎教化之
中具其形服其服用其器而於其居也特不然哉吾所
以爲是庵也然則吾直以是爲蘧廬尔若夫以法性之
圓事相之方而規矩一切則之所以休息乎此也窺其
制則圓蓋而方址予謁之曰未釋子之寢或爲方丈或
爲圓廬而是庵也胡爲而然哉法師曰子旣得之矣雖
然試爲子言之夫形而上者渾淪周徧非方非圓而能

成方圓者也形而下者或得於方或得於圓或兼斯二
者而不能無悖者也大至於天地近止乎一身無不然
故天得之則運而無積地得之則靜而無變是以天圓
而地方人位乎天地之間則首足具二者之形矣蓋宇
宙雖大不離其內秋毫雖小待之成躰故凡有貌象聲
色者無巨細無古今皆不能出於方圓之內也所以古
先哲王因之也雖然此遊方之內者也至於諸法同
體而無自位萬物各得而不相知皆藏乎不深之度而
游乎无端之紀則是庵也爲無相之庵而吾亦將以無
所住而住焉當是時也子奚往而觀乎嗚呼理圓也語

方也吾當忘言與之以無所觀而觀之於是嗒然隱几
予出以法師之說授其門弟子使記焉

元豐癸亥四月九日慧日峯守一記不二作此文成
過予愛之因書 鹿門居士米元章

此米字之最有利聲合作者乃以庵之增修好事者適
得米老舊榻以捕亡而恰遇一顛倒裝潢者錯其先
後遂據之入石虎林遊人如織莫有爲之是政者余
早得此本亦以爲裝家謀旋入杭摩娑石下依然誤
也因另榻一昏爲之改裝則文從理順不致誚一公
爲僮胡顛士爲糊目矣欲再一正其石而匆匆北歸

當賒此恨因識于此

墨林快事

按西湖志方圓菴在龍井延恩衍慶院

卽壽聖院

但載

楊傑張雨二詩而不載此記惟碑碣門載此碑名
云有萬曆丁酉仲夏知仁和縣事晉陵口口跋今
此榻失去後跋攷杭州府志職官志仁和知縣胡
澄武進人萬曆二十一年任當卽其人

第一山字

碑高八尺五寸七分廣四尺五分行書在盤屋縣

米芾書

第一山

終南山古樓觀道祖說經臺立

此刻在盱眙縣中南樓觀石乃摹刻耳縱逸飛動殊

有一夫當關之勢

石墨鐫華

第一山芾行書字方六七寸奇偉秀麗在盱眙縣此

其摹刻者也

考槃餘事

李伯時陽關歸去來圖并浮休居士詩

石橫畫二圖統高三尺八寸五分廣二尺三寸兩截

下截皆圖上截一寫陽關圖詩四十八行行八字一

寫歸去來辭後半已缺僅

存二十二行行七字正書

李伯時畫陽關圖

京地安汾叟赴辟臨洮幕府南舒李伯時自畫陽關

圖并詩以送行浮休居士為繼其後

古人送行贈以言李君送人兼以畫自寫陽關万里情

奉送安西從辟者澄心古紙白如銀筆墨輕清意瀟洒

短亭離筵列歌舞亭下諠諠簇車馬溪邊一叟靜垂綸

橋畔俄逢兩負薪掣臂蒼鷹隨獵犬聳耳駉驢扶隻輪

長安陌上多豪俠正值春風三二月分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主人舉杯苦勸客道是西征無故人

慇懃一曲歌未闕歌者背面沾羅巾酒闌童僕各辭親

結束鞞膝意氣振稚子牽衣老人哭道上行客皆酸辛

唯有溪邊釣魚叟寂寂投竿如不聞李君此畫何容易

畫出漁樵有深意爲道世間離別人若箇不因名與利
紅蓮幕府盡奇才家近南山紫翠堆烜赫朱門當巷陌
潺湲流水遶亭臺當軒怪石人稀見夾道長松手自栽
靜鑠園林鶯對語密穿堂戶鶩驚回試問主翁在何所
近向安西幕府開歌舞教成頭已白功名未立老相催
西山東國不我與造父王良安在哉已卜買田箕嶺下
更看築室潁河隈憑君傳語王摩詰畫箇陶潛歸去來
陶淵明歸去來辭文不錄

按此詩不著作者姓名宋史張舜民傳舜民字芸
叟自號浮休居士則詩爲張舜民作也舜民中進

士第哲宗初以司馬光薦爲館閣校勘則哲宗以
前未入仕也此詩題稱京兆安汾叟赴辟臨洮幕
府南舒李伯時自畫陽關圖并詩以送行浮休居
士爲繼其後安汾叟不知其人臨洮幕府者據宋
詩紀事戴舜民詩有西征回途中二絕後引東坡
題跋舜民通練西事從高遵裕西征回途中作二
絕句云云宋神宗本紀高遵裕爲環慶經略使在
元豐四年時舜民當在其幕府五年正月遵裕被
貶爲郢州團練副使舜民因從之而回則此詩當
作於幕府將回時矣遵裕傳初知通遠軍其時安

撫使王韶復洮隴取河州所謂臨洮幕府或卽王韶而安汾叟與伯時芸叟同在高幕赴辟將行因有此畫與詩也玩畫陽關圖命意及舜民詩與書歸去來辭似送者皆有不得意之象則遵裕被貶而回也宋詩紀事載此詩采聲畫集非据此碑今彼此互校惟二字不同亭下誼誼簇車馬紀事作亭亭慤慤一曲歌未闕紀事作歌者闕似石刻較勝伯時作畫并詩今伯時之詩無從考矣碑無年月及刻石姓名考作詩約在元豐五年因附之

韓魏公祠堂記

碑高一丈四寸五分廣四尺九寸一十行行四十八字正書在安陽縣

北京韓魏公祠堂記

沒而祠之禮也由漢以來牧守有惠政於民者民或爲之生祠雖非先王之制皆發於人心之去思亦不可廢也然年時浸遠人浸忘之惟唐狄梁公爲魏州刺史屬契丹寇河北梁公首徹戰守之備撫綏彫弊之民民安而虜自退魏人祠之至今血食熙寧初河北水溢地大震官寺民居蕩覆者大半詔以淮南節度使司徒兼侍中韓魏公爲河北巡撫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公旣至愛民如愛子治民如治家去其疾忘已之疾閔

其勞忘己之勞。居者以安流者以遠飢者以充乏者以足羣心既和歲則屢豐在魏五年徙判相州魏人涕泣遮止數日乃得去魏人思公而不得見相與立祠於熙寧禪院塑公像而事之後三年公薨於相州魏人聞之爭奔走哭祠下雲合而雷動連日乃稍息自是每逢公生及違世之日皆來致祠及作佛事未嘗少懈噫公之德及一方功施一時者魏人固知之矣至於德及海內功施後世者亦嘗知之乎公為相十年當

仁宗之末

英宗之初

朝廷多故公臨大節處

危疑苟利

國家知無不為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

疑。諫曰公所為如是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

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尚也公歎曰此何言也

凡為人臣盡心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

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聞

者愧服其忠勇如此故。三后大濟艱難使

中外之人哺啜嬉遊自若曾無驚視傾聽竊語之警坐

置天下於太平公之力也嗚呼公與狄梁公皆有惠政

於魏故魏人祠之然其為遠近所尊慕年時雖遠而不

毀非有大功於社稷為神祇所相祐能如是乎然

梁公之功顯天下皆知之魏公之功隱天下或未能盡

知也然則魏公不又賢乎宜其與梁公之祠並立於魏
享祀無窮也公薨後九年魏人以狀抵西京俾光爲記
將刻於石竊惟梁公二碑乃李邕馮宿之文光實何人
敢不自量顧魏人之口口口口口又欲以其所未知者
諗之故不敢辭時元豐七年六月丙戌涑水司馬光記
安武軍節度冀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持節冀州諸
軍事冀州刺史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
總管兼知太原軍府事及管内勸農使上柱國廣陵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口百戶食實封口口戶
資政殿大學士右光祿大夫知揚州軍州事兼管内

勸農使充淮南東路兵馬鈐轄上柱國馮翊郡開國

公下闕

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
事畿內勸農使充大名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

護軍河東

下闕

碑下半漫滅缺書人名以字體知爲蔡襄筆也琦廟

在書錦坊

中州金石記

按碑載溫公集以石本校之民或爲之生祠集本
無民字皆發於人心之去思集本無心字公旣至
集本無至字及作佛事集本無及字盡心力以事

君集本無心字餘缺字皆如原缺以溫公集世皆知之不必補贅也魏公宋史本傳云在魏都人爲立生祠卽指此事然碑旣立於大名不稔何以重刻此文於書錦堂之陰初疑前明人摹勒爲之及攷韓魏主新廟碑元高書訓所撰也已云歐陽司馬二公之記蔡端明之字光燄萬丈照映千古云云是溫公文在元時已置此矣河朔訪古記韓魏王廟庭西畫錦堂記碑一通至元間再摹而刻蓋魏都生祠碑轉摹於此石之陰當以此時也碑後題銜凡三皆殘缺有馬步軍都總管衛嘉泰會稽

志國初節度使領馬步軍都步署英宗卽位遼御名改稱都總管其後守臣兼一路安撫使者皆帶馬步軍都總管此二題銜在元豐七年正以遼諱不稱都步署至所帶銜亦由大名河東各爲一路故蒞安撫使者循之

安陽縣志

粟子山題名

石高廣皆二尺六寸八行
行八字在偃師縣永慶寺

楊世長李希呂昭口邢綬馮建康宣趙洗侯威劉亨崔

邁藺育徐京馮規同修奉

神宗皇帝山陵轄兵

粟子山般運石段常由是邑元豐八年七月旣望謹題

記歲月

霍希範刻

億按修奉神宗山陵諸臣題名自楊世長而下凡十
三人官爵史無可考蓋皆小臣奉使者故不具書也

偃師金石錄

按神宗以元豐八年三月戊戌崩十月乙酉葬於
永裕陵故修陵在七月也然神宗廟號以九月戊
戌加上此當七月已見於題記殆上謚冊在九月
而廟號蚤定中外皆知故得先書於石耶神宗陵
在九山東北麓九山今名白雲山在鞏縣西南七
十里粟子山者攷偃師縣志有委粟嶺在縣西南

五十里舊志云宋修陵採石委粟於此故名豈卽
謂此粟子山耶詳見後卷宣仁后山陵採石記

惠明寺舍利塔銘

碑高九尺四寸五分廣四尺六寸共二
十四行行六十二字正書在太原府

太原故城惠明寺舍利塔碑銘

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馬
步軍都總管兼知太原軍府事及管內勸農使護軍
東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呂惠卿撰并書

朝請郎權發遣河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
提舉河渠公事上護軍賜緋魚袋借紫范子諒篆額

太平興國四年春 太宗皇帝征劉繼元於河東夏五月癸未繼元降 詔壞故城遷口民於新邑而惠明寺實創於隋仁壽之初而其塔則佛書以爲阿育王所造舍利塔八萬四千之一也既壞而光見 詔爲之復建咸平二年三月壬戌大震電風寺塔災六年冬 朝廷遣內侍王守真等發諸州兵一千三百人修之景德三年七月塔成累甃九級其崇一百五十有八尺 詔以汾州僧啓璘主寺事賜金書隨求九軸歲度僧五人大中祥符二年 詔廣堂廬五十有四間以東封泰山所得芝草十有一 本賜之自塔復建至今元豐八年凡八

十有一年矣而惠卿使河東實兼領太原軍府事寺僧惠素以碑刻未立口文以紀之惠卿嘗觀自有書契以來聖人之得志行乎中國者其聲教所暨不過文軌之所同而已則其在下而傳其道以服乎天下者從可知也至西方有佛口者出則非嘗得志而行乎中國又非傳其道以服乎天下者也而浮行之所通聞見之所接雖殊言異聞莫不爲之累譯以習其書雖易服變貌莫不爲之設祠以禮其像非特若是也幽至於山岳之祇靈深至於江海之龍怪凡有情狀者亦莫不口聞欽嚮此固多見博識之士所共知者也夫豈以爵位利勢之

聲諷說口使之然哉彼以典教則口行有止此以神化
故其運無方也以是觀之則所謂阿育王役鬼神以佛
舍利爲八萬口千寶塔其在中國者一十而惠明居其
一亦奚足異哉惠明之建雖始於隋之仁壽而舍利子
之至中國則不知自何代更若干年也然自隋唐五代
以至 我有宋凡四百餘口口口雖時變代易人口天
災而舍利之神異終不口口口故旣壞而復興已楚而
復建則佛之在相者尙或如此則其法身非相金剛不
壞者宜如何也竊惟 我太祖皇帝以天授人與旣來
四方矣而劉氏獨阻太口當是時舉天下之力以定一
國宜無不克者而承鈞以漢祀爲辭則終其身爲之不
加兵至于繼元迷不知變 我太宗皇帝親討不享城
雖垂拔猶且力拒口爲口却師以開其降遂脫一國之
民死則 我一祖 一宗之至德深仁亦曠古之所罕
見者也口 我有宋國祚之長遠雖與佛日照臨於無
窮豈不宜哉惠卿口口平日嘗以佛書洗其心因得造
華藏之真遊覲金光之妙相則於其教像宜所稱讚以
開未悟而酬大恩而又口口口口綏斯民 當使之知
我有口口口口口口生之造不翅如天地父母則欣戴
樂推雖歷千萬世而不斃者故其知也故因惠素之請

樂爲之敘其本末而以詩口之其辭曰

大道微妙含虛空 其大無旁小無中 西方有聖維

大雄 其性如是相亦充 聲教非特文軌同 幽顯

環嚮逮天龍 金身未滅本非終 舍利傳布流無窮

阿育寶塔非世工 八萬四千口穹隆 世間之智

有育聳 誰知此相與理融 惠明隋室初建崇 舍

利來至知何從 歷唐五季時口口 逢辰泰定此亦

通 問誰相繼揚真風 惟 我有宋 祖與 宗

太原形勢控胡戎 唐俗猶在其邑豐 承鈞哀祈全

故封 捨置度外開涵容 繼元拒守迷不恭 矜脫

屠戮麾臨衝 瑞光口口口口口 既壞復立益以竄

佛日發汝多生蒙 君天賜汝再造功 悲慈憫仁

均口口 嗟汝勿口口口忠

元豐八年八月初一日建 太原口既摸刻

按此碑撰者呂惠卿宋史姦臣傳惠卿累以資政

殿學士知延州丁母憂元豐元年加大學士知太

原府將使仍鎮鄜延坐斥知單州明年復知太原

此碑立于元豐八年是復知太原時也惠卿小人

文與字皆不足存今錄于此者亦楚禱杌垂誠之

義耳

元祐元年三月廿一日姪監上清太平宮紹彭書

木虞學士集評書謂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
紹彭黃長睿方知古法又云長睿書不逮言惟紹彭
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世學其奇怪據此似于
坡谷之後獨取紹彭也今中南樓觀有紹彭書詩刻
余凡得五紙其一書唐人玉真公主莊玉真觀諸詩
小楷法出入黃庭洛神無一毫滲漏其一書蘇子瞻
詩其一書其叔薛周詩其一書王工部詩其一書一
絕句字稍大或作真行其法皆自晉唐絕不作側筆
惡態真可寶也紹彭號翠微居士其父師正重模定

武蘭亭其子嗣昌刻智永千文蓋世有書學者伯生

之鑒精矣哉

石墨
鐫華

案劉貢父彭城集中薛顏神道碑云孫三人次曰周

為駕部員外郎中歲謝事不仕云云與東坡詩語合

今讀此石刻詩知為未致仕前作也

馬應
榴跋

又石橫廣一尺七寸高一尺三寸八分

共十一行行十一至六字不等正書

題樓觀南樓

紛紛塵事日嬰懷一見南山眼暫開好是晚雲收拾盡
半天蒼翠望中來

自清平如郡甯過此元豐辛酉孟夏二十七日大中

題

元祐元年三月二十九日承事郎勾當上清太平宮

薛紹彭書

又石橫廣二尺八寸高二尺二寸中刻詩共十九
行行八字上刻石夷吾等題名十八字並正書

王工部詩

常恨閑行少忿忿忽解鞶秋風尹家宅更得整盤桓

右元豐四年七月二十五日題

罷歸關令存遺宅羽駕真人有舊丘水石自含仙氣爽
煙雲常許世人遊悠悠天道推終始擾擾塵纓滯去留
君看一官容易捨老來棲止占山陬

右十二月十二日至樓觀作

元祐元年三月三十日承事郎勾當上清太平宮兼
兵馬監押薛紹彭書

石夷吾許端卿崇寧二年十二月廿八日同遊

按上清太平宮乃太平興國觀中北帝宮通明殿
之額也在蓋屋縣東三十里縣東南三十里即樓
觀彼此隣近故監宮者往往留題樓觀也薛紹彭
宋史附見薛向傳向子向之祖顏河中萬泉人傳
但稱紹彭有翰墨名而不詳其官位米元章書史
稱其字道祖王弇州藁稱其累官秘閣修撰知梓

潼路漕周艸窓癸辛雜識稱其與米家父子同留意筆札益當時工書米薛並稱元章嘗有詩云世言米薛或薛米猶言弟兄與兄弟是也薛周為顏次孫是向之弟史傳不為附載其大中及王工部二人詩俱無攷

東坡書上清詞

碑高五尺五寸廣二尺四寸七分作五截書每截十八行行十一字至十三字不等行書在蓋屋縣

詞不錄

同前 轍

詞不錄

嘉祐八年冬軾佐鳳翔幕以事口上清太平宮屢謁真君敬撰此詞仍邀家弟轍同賦其後廿四年承事郎薛君紹彭為監宮請書此二篇將刻之石元祐二年二月廿八日記

元祐二年夏六月立石

工李輔摹刻

上清宮即徐鉉作碑述神人降于鳳翔者今在蓋屋蓋屋昔屬鳳翔子瞻判鳳翔過此要子由同賦薛紹彭請書刻石迺逸豐美比公他書尤勝石舊在本宮一道士院中斷為二余與余友徐宣伯偶過觀之揭一紙後邑侯王公之榻移置衙齋作磚亭焉

石罨鐫華

金石錄卷一百三十九
按上清詞見蘇文忠公文集起四句南山之幽雲
冥冥兮孰居此者帝側之神君集本所無集直從
君胡爲乎山之幽起也餘俱彼此相同弟轍所作
亦見樂城集據東坡先生年譜嘉祐八年冬官于
鳳翔宋史英宗紀是年十月葬仁宗永昭陵十一
月祔太廟或當時有朝謁上清神御之文故云以
事至上清太平宮也元祐二年則先生爲翰林學
士當是應薛紹彭之請而追書之耳

寶月禪師龕銘

石橫廣二尺六寸高二尺三寸七分
共十六行行十四字行書在寶雞縣

宋故青峯山寶月大師岫禪師龕銘

琅邪王箴撰并書

鉅雄闡化萬靈一源正法以藏大甘露門師子一吼群
魔遁奔廣博智慧梵天之尊能慈與悲不止不紛風揮
日舒照迷炳昏一切有情令入涅槃先王道缺周衰秦
燔鰥寡孤獨弗能自存仁義浸微九流無言金人夢漢
口相其傳死果生因口器革頑有功在民暨于夷蠻塔
廟莊嚴百千斯年少林爲禪枝葉爲繁北律南宗各守
一偏師少而通絕羣離喧鶴警寒露猿啼青山白雲孤
飛得法泐潭天空月明萬慮不干一鉢一餅揚波函關

者與夫人苟有志於爲善也則凡此土之人爲人□□
□□□□□□□□□□□□□□□□□□□□□□□□□□□□
爲人之兄者不可不友於其弟爲其弟不可不敬於其
兄爲人之□□□□□□□□□□□□□□□□□□□□□□□□
□□□□□□□□□□□□□□□□□□□□□□□□□□□□□□□□
不可不肅以勤精以敏儉□□□□□□□□□□□□□□□□□□□□
□□□□□□□□□□□□□□□□□□□□□□□□□□□□□□□□□□
書也於是乎書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一日□□□□□□□□□□□□□□
□□□□□□□□□□□□□□□□□□□□□□□□□□□□□□□□□□
南樂份書

并篆額

修廟都糾首王守福 同修廟人鄭宣 王再榮

句當□□

□□□□□□□□□□□□□□□□□□□□□□□□□□□□□□□□
董立 王易 盧漸

李和 □□ 王士安 趙遵 董貴

億按碑上截已殘剝然所云立屋以楹計之凡一百
三十有五蓋當時營建之盛可見如此又云熙寧五
年以迄於今爲議者所私廢而爲鎮農商之人咸病
之攷宋史地理志偃師熙寧五年省入緱氏八年復
置省緱氏縣爲鎮隸焉元豐九域志同是史志並以

爲在八年省緱氏今依碑證之始于五年已廢而爲
鎮則史志悉傳誤也碑在今緱氏鎮其敘緱氏縣廢
始末之詳并及於廬里蕭然由撰記者所目擊故於
宋之縣城使後世猶得以知在斯地爲可據也撰者
名已缺唯書者樂份字存優師金石錄
贈李方封賜馬券

券存二紙各高四尺七寸廣二尺作三截昔八行六
行不等行五字六字亦不等行書在嘉興縣學

元祐元年予初入玉堂蒙 恩賜玉臯駢今年出守杭
州復沾 此賜東南例乘肩輿得一馬足矣而 李方
封未有馬故以贈之又恐方封別獲嘉馬不免賣此故

爲出公據四年四月十五日 軾書

方封來別 子瞻館於東齋將行 子瞻以賜馬贈
之 方封作詩次韻奉和 轍

小牀卧客笑元龍彈鋏無輿下舍中 五馬不辭今後
乘輕裘初許弊諸公隨人射虎氣終在徒步白頭心頗
同遙想據鞍橫槩處新詩一 建安風

翰林蘇子瞻所得天廐馬其所從來甚寵加以妙墨作
券此馬價應十倍方叔豆羹常不繼將不能有此馬御
以如富貴之家輒曰非良馬也故不售夫天廐雖饒馬
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尔豈可求錫馬盡良也或又責

方叔受翰林公之惠當乘之往來田間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蚌痛者從旁論砭疽尔甚窮亦難忍哉使有義士能捐甘萬并券與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縣亦足以豪矣衆不可益遇人中磊磊者試以余書示之元祐四年十月甲寅黃庭堅書贈李方叔

子瞻以天廡賜馬遺李方叔使鬻之而為書券魯直

又為跋索十萬錢大是佳話然以子瞻故硬差作伯

樂抑勒牙人亦見爾時詞客之橫耳

弇州山人四部稿

蘇文忠公馬券帖並穎濱詩黃山谷跋其四石舊藏

陸宣公祠歲久散失順治甲午宣公後裔求得之尋

有好事者購取其二餘二石遂湮榛蕪中今乾隆甲

午嶺南梁君宰嘉禾訪購人間所藏二石又於祠中

牆角并獲二石而四石復完

王杰碑跋

按此石今在嘉興縣學流虹亭東坡先生年譜元

祐元年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四年三月除知杭

州七月三日到杭州任其書此券在四月則未出

都時事也弇州稿云魯直為跋索十萬錢今石刻

跋云能捐甘萬并券與馬取之彼此有異此券石

刻昶在四川眉州蘇公祠內見有券刻與趙松雪

真草文同嵌壁極為精妙但兩刻不知孰先孰後

矣至此石之在嘉興宣公祠其原委未有詳及者
游師雄題六駿碑

碑高七尺三寸廣三尺八寸五分分作四截下三截
繪六駿并贊上截記凡二十五行行十一字正書篆
額在醴泉縣

運判奉議游公題六駿碑

師雄舊見唐太宗六馬畫像世傳以為闡立本之筆十
八學士爲之贊晚始得唐陵園記云太宗葬文德皇后
於昭陵御製刻石文并六馬像贊皆立於陵後勅歐陽
詢書高宗總章二年詔殷仲容別題馬贊於石座卽知
贊文乃太宗自製非天策學士所爲明矣歐陽詢書今

不復見惟仲容之字仍存如寫白蹄烏贊云平薛仁果
時乘由此益知唐史悞以果爲杲耳距陵北五里自山
下往返四十里崑徑峭嶮欲登者難之因諭邑官倣其
石像帶箭之狀并丘行恭真塑于邑西門外太宗廟廷
高庫豐約洪纖寸尺毫毛不差以便往來觀覽者又別
爲繪圖刻石于廡下以廣其傳焉元祐四年端午日武
功游師雄景叔題京兆府醴泉縣尉刁玠書主簿蔡安
時篆額知縣事呂由聖立石

颯露紫 平東都時乘

西第一紫鸞驕前中一箭

紫鷲超躍骨騰神駿氣讐三川威凌八陣
特勒驃 平宋金剛時乘

東第一黃白色喙微黑色

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入險摧敵乘危濟難

拳毛騮 平劉黑闥時乘

西第二黃馬黑喙前中六箭背三箭

月精按轡天駟橫行弧矢載戢氛埃廓清

青騅 平竇建德時乘

東第二蒼白雜色前中五箭

足輕電影神發天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

白蹄烏 平薛仁果時乘

西第三純黑色四蹄俱白

倚天長劒追風駿足聳轡平隴回鞍定蜀

什伐赤 平世充建德時乘

東第三純赤色前中四箭背中一箭

濕潤未靜斧鉞申威朱汗騁足青旌凱歸 武宗道刊

六馬贊唐文皇御製歐陽詢書石與文德皇后碑同

立陵後高宗又詔殷仲容別題馬贊于石座則贊宜

有歐殷二公書也今文德皇后碑與歐書都亡而陵

上馬無石座書世所傳圖乃游景叔所刻景叔序云

得唐陵園記云然楊用修丹鉛錄記六馬贊云在秦
申殷仲容撰歐陽詢書又有元學士王惲跋云云其
說與景叔小異或用修所見乃舊石耶然一為歐書
刻石一為殷書刻馬座實出太宗製非殷撰而歐書
也游公刻圖盛傳用修不當未見何牴牾乃爾今去
用修未百年豈舊石頓亡獨有游公刻耶景叔亦云
詢書不復見獨殷書存距陵北五里今石馬正在陵
下不數十武又無座書其非唐馬無疑然則殷書宋
時尚在今亦淪沒不可求矣非游公刻圖誰其知之
公又云殷書薛仁果作仁果以証史官之誤如此類

者尚多游公雅善臨池李靖李勣碑陰各有題字草
行甚佳而此圖序乃醴泉縣尉刁玠正書深得歐陽
詢遺意者可觀也

石墨
鐫華

按此 隼所繪昭陵圖有紹聖元年石刻詳後卷

圖中 駿儼然在昭陵之後其馬贊舊題于石坐

東坡嘗得石本賦詩紀之此碑乃師雄重繪六馬

并贊刻石于醴泉太宗廟者太宗乘六駿以定天

下馬多中箭此圖皆摹繪不爽可見太宗不忘大

勲雖馬猶然而師雄表章之蹟亦非徒好古而已

奉天縣渾忠武公祠堂記

碑高四尺五寸廣二尺七寸共二十二行行三十四字正書篆額在乾州

奉天縣新修渾武忠公祠堂記

進士安宜之書并篆

渾公諱瑊事唐三世德宗朝爲中書令封咸寧郡王及薨贈太師謚曰忠武公少以材武聞唐自天寶末天下擾攘公嘗從李光弼郭子儀平河北收復兩京及擊吐蕃回紇皆有軍功然方是時人惟知公智勇而已及涇師亂德宗幸奉天賊臣朱泚以兵薄城四面矢石如雨旬浹不解時李懷光軍未至外無虵蜂蠖蟻之助人心危急城幾陷沒而公掘地隧以陷賊雲橋身

中流矢遽自握去披血猶戰卒能解圍然後又知公忠義大節有足尙者嗚呼德宗持性不明任用臣下多所猜忌至李希烈詐爲公書遣人閒諫帝終不疑

公更賜良馬厚幣信任益固正元後藩臣跋扈上嘗姑息之惟知公忠謹每有奏論不盡從可一以純誠待

公公本出鐵勒九姓之渾部嘗好書通春秋漢史故能知忠義大節篤於自信有足以感動上意者亦以此歟噫奉天之難闔城待死其危如俎上肉爾然邑民父子得不屠滅者皆公之德也今去公三百餘年而奉天竟無公之遺迹使民可以思慕而不忘者良可

惜也。運判游公好古君子乃飭縣令使為公祠堂於縣園中畫像於其間俾斯民也登其堂瞻其像則如甘棠之思召伯峴山之愛羊公豈不偉哉夫士大夫之為郡邑而其治有及於堂室亭榭能不廢昔人之所為雅致高躅者世已稱為好事蓋郡邑之有堂室亭榭人嘗好治而不廢者此其地必為飲食宴樂與夫閒居遊觀之所以飲食宴樂閒居遊觀者人情之所同好則不患乎不治至於為堂室亭榭而人之所好或異於此則往往廢壞而不治者多矣今游公之俾為是堂也又非人之所同好而公力成之堂既完矣其久不能保其無壞愚又不知夫異日之所好能如游公否也

公因命育書創立之歲月亦以俟夫後之同好者庶幾茲堂之不墜而渾公之德傳之於無窮也元祐五年清明日門生雄州防禦推官知延安府臨真縣事辛育記

縣尉李士林

主簿王恂

知縣丞侯唐輔

右宣德郎知縣事錢景逢

京兆安民鐫

按今之乾州宋時謂之醴州所屬奉天縣即唐德

宗幸奉天朱泚以兵薄城渾公掘地隧陷賊身中
流矢卒能解圍之所也宜川縣已有渾王廟碑見
前卷宜川是其封地奉天則其見功之地至是始
得建廟陝西通志載祠在乾州南門內又引世法
錄云明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乾州同知史孟通言
唐忠臣渾瑊在德宗時涇原兵變保乘輿全城郭
功載唐史今其祠廟在而祀事有闕甚非報功勸
忠之意宜令有司每春秋致祭詔從之然則祠祀
至今不廢而於建廟之緣起通志略焉是未嘗據
其碑而詳載之也

謁太史公祠題記

石高四尺九寸七分廣二尺六寸五分
分七行行十三字行書在韓城縣

元祐五年春不雨夏四月丁酉詔書委所在長吏躬禱
境內名山大川將以戊午有事于韓城之禹廟乙卯
道出少梁恭謁太史公祠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田
漑觀察判官高士乙知同州事邵鰲題

是不著書人姓名字體瘦勁與游師雄墓志略同應

卽邵書無疑邵字仲恭丹陽人嘗授筆法於蔡元長

元長教以學沈傳師者文云元祐五年春不雨宋紀

是年二月辛丑罷修黃河癸卯禱雨嶽瀆罷浚京城

濠丁未減天下囚罪杖以下釋之四月甲辰呂大防
等求退不允丁巳詔避殿減膳諸所書皆以旱故也
攷是年至五月始得雨紀于二月書禱雨岳瀆而是
題四月猶有事禹廟則其往復遣官禱祭情事可知
攷史是年正月丁卯朔二月有丁酉不言朔當是二
朔日則辛丑爲六日癸卯爲八日丁未爲十二日也四
月丁酉應是三日甲辰爲十日丁巳則二十三日史
于三月亦著丙辰朔合大小餘之列亦無誤

關中金
石記

鄆州學田記

碑高六尺一寸廣三尺一寸二十行行四十字隸書
額題鄆州學新田之記八字亦隸書在東平州

鄆州學新田記

趙郡李伉書

鄆有學其盛口沂國王文正公其時天下郡國庠序未
設鄆雖有之而小陋貧口儒雅缺然王文正公以故相
爲吾州口爲士不知道義果不足用道義顧安出則大
作學買田聚書所口就士爲多而學遂以盛吾州之人
歌祠之至今其後亦數有名守臣頗寵厲士學然學舍
之不治則久口能慨然悲其廢復廣口新之者自澶淵
井公季能之爲轉運使於東部也井公旣作新學閱碩
邃麗居者悅喜其明年改元元祐詔以龍圖口學士光

祿大夫吳郡滕公爲鄆州公熙寧初嘗以翰林侍讀學士口爲吾州矣能教民使本西漢爲文章拔孝秀之民一人曰王大臨爲學者迎師使授經增弟子之數實口其人心去且十年

上知東人之思公也復以爲鄆公下車卽入學延見者舊諸生問政所設施諸耆老儒生爭言新學成顧苦在貧有田磽瘠食不能百生游學之士或自罷去公聞太息曰教學養徒而無食可乎則厚爲廩餼諸生問其所無而與之歲時齋金錢衣物載殺酒從之勞饗爲禮相與周旋士更感勸貧無歸者得卒學欣欣紆樂其翹然秀出者使學官以其業來書其姓名府中將薦寵之故一時英卓悉出俗化粲然興於學先是汶水之陽東山之下有美田畝一金宜桑柘麻麥官與大豪而薄其賦口根深牢旁小民歲歲訟不解公曰吾學適貧不若盡以與之卽爲奏請得田二千五百畝有奇與民耕口歲輸錢百萬是爲新田諸生言凡新田之入實三倍於其舊亦盛矣又舊田浸久遠籍書散亡昧不可見公使明直吏行視盡得之田益開治豐好出粟賦錢皆厚以饒遷嘗承乏學官略計一歲大槩新田口入已足供之而舊田正可爲齋祠釋菜鄉射飲酒投壺絃歌間燕獻酬之費耳始公請田章五邨而

金石錄卷一百三十九
十一
士不知其後 詔可諸生之公而不謝知公非以為名也公以文章忠孝為天下第一兩為吾州學是以口興既去又自大書學榜以榮邦人士至學門趨而入如望見公無敢不敬者是歲東郡大饑公活流人口八萬口急農事務德厚屏盜賊輕刑辟哀貧窮 褒詔亟下其大功傑美又數十皆可頌歌然遷方記新田得略而不書公諱元發字達道五年九月十五日門人須句尹遷謹記

案宋史本傳滕元發浙之東陽人初名甫字元發以避諱改字為名而字達道哲宗登位除龍圖直學士復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元發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可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訟蓋即此碑所記之事也碑陰刻紹聖四年

年呂公謁先聖記

山左金石記

京兆府學移石經記

碑連額高五尺六寸廣二尺八寸二十
三行行三十七字正書篆額在西安府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記

河南安宜之書

汲郡呂公龍圖領漕陝右之日持適承乏雍學一日謁公公喟然謂持曰京兆闔閭間有唐國子監存焉

其間石經乃開成中鐫刻唐史載文宗時太學勒石經而鄭覃與周墀等校定九經文字上石及覃以宰相兼祭酒於是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卽今之石經是也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石本委棄于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鄩請輦入城鄩方備賊軍之侵軼謂此非急務玉羽給之曰一旦虜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以助賊爲虐鄩然之乃遷置于此卽唐尙書省之西隅也地雜民居其處窪下霖潦衝注隨立輒仆埋沒腐壤歲久折缺殆非所以尊經而重道予欲徙置於府學之北墉子且俾圖來視厥旣視圖則命徒役具器用平其溝塹而基之築其浮虛而寔之凡石刻而假者仆者悉輦置於其地洗剔塵土補錮殘缺分爲東西次比而陳列焉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則立之於中央顏褚歐陽徐柳之書下迨偏傍字源之類則今布于庭之左右俄而如登道山如入東序河圖洛書大辟琬瓊爛然盈日而應接或不暇矣先是有興平僧誕妄惑衆取索無厭大尹劉公希道没入其貲有欲請于朝以脩慈息浮圖者公卽

建言崇飾塔廟非古而興建學校爲急朝廷乃以五百千畀之不費公不役民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盡

孟冬而落成門序旁啓雙亭中峙廊廡圓環不崇不庳
誠故都之壯觀翰墨之淵藪也學者暇日於此游息得
之於目而會之以心固已有超然遠詣之意豈曰小補
之哉竊惟六經天之道備聖人所以邊天下來世之
意盡在于是自周末至隋千餘載之間已遭五厄汗簡
以載或焚或脫縑楮魚蠹易腐易裂道雖無窮而器則
有弊唯鏡之金石庶可以久有唐之君相知物之終始
而憂後世之慮深故石經之立殆以此也然以洛陽蔡
邕石經四十六碑觀之其始立也觀視摹寫者車乘日
千餘兩填塞街陌可謂盛矣及范蔚宗所見其存者纔
十有六枚餘皆毀壞磨滅然後知不得其人以護持雖
金石之固亦難必其可久此 呂公所以爲有功於
聖人之經而不可不書也然持書此者豈特紀其歲月
而已哉將使後之君子知古人之用心而不廢前功庶
斯文之有寄云爾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九月壬戌朔二
十日辛巳京地黎持謹記 安民鑄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記一帙乃宋元祐五年黎持爲

文安宜之正書以紀呂公移碑之故者呂公之舉真

光明俊偉有功斯石余嘗兩觀石本慨想蔡中郎遐

軌然後知是記之作所關者大 蒼潤軒
帖跋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碑記其曰汲郡呂公者宣公大防之兄以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大忠也自唐鄭覃等勒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天祐中築新城石爲韓建所弃劉鄩守長安移置尙書舊省至大中領漕日始克盡列于學載持記甚詳方是時宣公在朝二三執政固非正人監司長吏咸以興起學校哀集經史爲務至紹聖元符之際小人柄政諸君子咸被重罪以去宣公竄死虔州未幾大忠亦降官崇寧初籍黨人立石端禮門側蔡京復自書碑頌郡縣彼張商英周秩楊畏之徒反覆附和恬不知耻民以一石工獨能嚴邪正之辨不肯鐫名姓于碑惟恐得罪後世匹夫之志不可奪如是夫持爲京兆學官其文辭條達類南豐曾氏而宜之之書亦稱入格迄今博聞之士或不能舉其姓氏民則後生末學皆能道之以此見立身行己不可不爲後世慮苟是非得其正雖百工技能之人反有榮于當時之士大夫者嗚呼可感也已尹玉羽者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杜門隱居鄒辟爲保大軍節度推官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秦中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書散見于冊府

元龜惜歐陽子不爲立傳而其書亦不傳于世也子
旣感碑文之出于民所鐫而題其後子友鍾淵映將
注五代史記并書玉羽之事告之俾附注于鄒之傳

焉曝書亭集

唐凌烟閣功臣畫像并讚

石二皆高二尺六寸二分一廣二尺五寸六分二十
六行一廣一尺七寸二分行行皆十字正書在麟
縣遊

禮部侍郎永興公王珪

隋氏不君忠賢莫用桐生朝陽有集惟鳳捨彼頽厦鬱
爲新棟輅車元袞開國有宋武德之暮羣孽內蠹巍巍

永公聳節高步不吐不茹不來不去屹岬中立爲天一

柱從容而言社稷遂安持式秉純光輔二君激濁揚清

知人知身其道至廣莫我敢羣其境至大不容纖塵雪

霜倚空冰壑照人

口口鄭國公魏徵

堂堂魏公口節大志貞幹直聳摩口自致遭風雲時得

霸王氣一言委質有死無二撫我則后各盡其忠沉浮

變道其道不窮龍戰旣息皇建其極禪袞補職其繩則

直諤諤疑疑危言正色漢興是崇德洽道豐保合大和

昭明有融尹躬佐商有恥于湯公以其心臣飾巨唐

兵部尙書英國公李勣

橫流莫極大亂無象英公傑出應運為將與楚楚霸與
漢漢玉天時人事隨其所嚮長蛇縱蠱東據河洛焚焚
封豕其濟同惡哮吼連聲如雷若霆萬里震驚時惟英
公□□□□斬豕以鉞□□□□□□殄滅乃□□□
□□□□有大□□□□□□□□□□和□□□□□
□□□□白髮皤□□□□□□□□磨

尙書□□□□君集

洛□□□□□□決公之應變臨陣□拔銳氣盡來我
盈彼竭進退反掌存亡奄忽虎來風□鼉轉山沒遂作
心膂爰從討伐崩圍陷陣火迸冰裂擒如鷲聳縱若鯨
突功臣國定萬古壯骨

按長安志凝陰殿南有凌煙閣貞觀十八年唐書太宗

紀作十七年太宗圖畫功臣之像二十四人於閣

二月戊申上帝自為讚詞褚遂良題額此太宗建凌煙閣之

始也此碑寰宇訪碑錄云在麟遊縣碑刻功臣畫

象并贊祇王珪魏徵李勣侯君集四人乃元祐五

年游師雄撰書以刻石者唐書王珪傳珪仕太宗

朝封永寧縣男進封郡公由同州刺史召拜禮部

尙書此碑題云禮部侍郎永興公與史異魏徵傳

金石錄卷一百三十九
累拜太子太師封鄭國公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考徵之卒在十七年正月而畫功臣在二月蓋卒後所畫也李勣傳高祖初封英國公徙封曹收舒國公去宗卽位徙封英治并州召爲兵部尙書高宗永徽四年冊進司空始太宗時已畫像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侯君集太宗初封潞國公遷兵部尙書進吏部後坐承乾事帝謂曰與公訣矣今而後徒見公遺像已因泣下遂斬之所謂遺像者殆卽凌煙閣也獨王珪之圖形傳無明文此碑當有年月及書撰題

識或搨者失之

涇陽縣孔子廟記

碑連額高八尺六寸三分廣三尺四寸五分二十四行行三十四字隸書額題孔子廟記四字篆書在涇陽縣

涇陽縣重修孔子廟記

鄉貢進士杜德機撰

縣尉王驥書并篆額

先聖者道之所自出而道非學校不行故世之州縣因先聖有廟所以重道也卽廟有學所以傳道也涇陽廟學其衰已久矣栖栖乎塑像之居弊陋乎行禮之舍雖

金石錄卷一百三十一
三
二時之有釋奠神之格思未敢信也先生之待問何所
布席朋友之文會何所投筴遂使峨冠而長者去而就
境外之傅總角之幼者分徒裂居或假館於佛宮或開
戶於委巷欲風俗之全粹不可得也
奉議郎賈

公公明廉勤文敏威惠以雍容宰邑然自下車多見其
執要以聽訟貴恕以用刑重士輕財禽姦縱善類以此
爲務乃若廟學則踰年而始及何也廟所以重本學所
以源教化凡士皆知之况
公良治之後其文學

之雄乎盖儲思積慮填乎胷次時拘文而不得爲也日
者
朝廷始有命修諸毀廢之祠廟
公

獨以孔子廟爲請則疇昔之有志可見矣疇昔憤之一
朝攄之則何啻宿火之獲然積泉之遇决其所經畫豈
鹵莽齷齪而輒已哉雖然因錢於公府因材於故地因
時於農隙因为於民從而上一無傷焉及其嘯徒聚
工則又以佚道悅使以明令申嚴以宿戒視成俾一心
百身蜂還蟻往築庫以爲高闢隘以爲廣缺斯完撓斯
隆百日之工七旬之畢何其形壯而功敏也其間革故
從新神人異宅北廟而南學廟則如之四簷而翼其正
室之楠敞之二廡而寬其拜獻之位內更塑像則聖拈
之神有依矣外益繪像則前賢之七十二後賢之二十

四得以白其道矣先聖所以嚴也學則起正堂以待講
解環齋宇以延聽讀人才所以育也若是則神之不格
風俗之不全粹非所患也雖然廟也學也昔與吾宰之
廡舍其弊陋均矣然廡舍之弊陋當時猶未能一新以
聳衆人之觀望况有議及於廟學者乎
公於一
者素皆有志於建立而獨以廟學爲先則可謂切於事
道矣今觀縣之廊舍雄壯尊嚴可以爲諸邑之首而使
民莫不知有所尊仰有所敬畏則號令刑政固亦由此
而振矣夫號令刑政所以爲治也廟學所以爲教也其
所建立先吾爲教之地則是所以爲治者本於道也

公於此乃能知之蓋知所以務本故也且孔子佛
老分而爲三教其趨善一也世之奉佛老者寺觀相高
制侔宮室雕磨績畫窮力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瓌材竭
於輪奐其費舉不下萬計至其事孔子則槩無髣髴此
布韋之士每憤憤而不得有爲者矣安得損彼之有餘
少益此之不足乎噫益此不足而爲之唱
公其
人也或曰事孔子以禮廟貌鬻宇不在觀人之耳目愚
應之曰庸行翳路不知有吾道者紛如也不如此不足
以鼓動激勸今有人焉解弊褐而鮮裾起衡門而華屋
則必見之者改視親之者改容而况掃儒宮之積陋以

鼎盛觀人又豈止有改視改容者應乎元祐五年十月

初七日記

雲臺觀賜紫道士董宗卿刊

主簿謝敏

奉議郎權知涇陽縣事兼兵馬都監雲騎尉賜緋魚

袋賈公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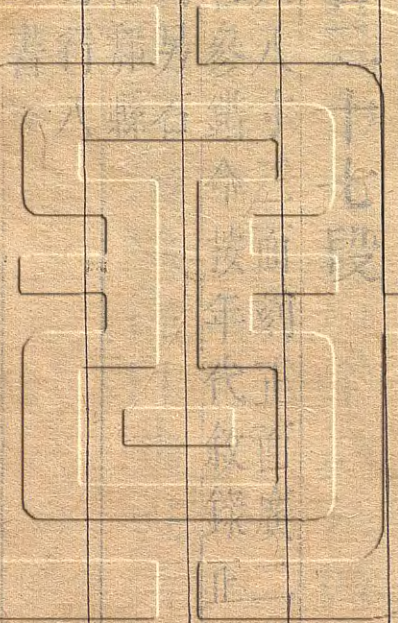
按陝西通志載涇陽縣學在縣治西南宋元祐五

年建據此碑則舊有廟而弊陋元祐五年特重新

之耳知縣事賈公裕無考文為杜德機撰以廟學

碑而刊之者乃雲臺觀道士董宗卿亦賢矣哉雲

臺觀在華陰縣華山下



興運使杜... 來游男問孫君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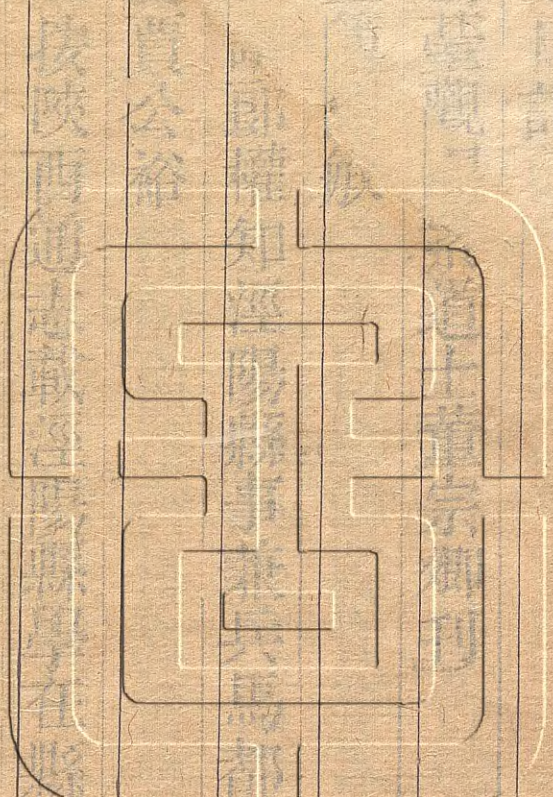
行

初七日記

雲臺觀

主簿

侯賈公裕



按陝西通志載... 縣學在縣治西南宋元祐五

年... 建此碑則舊有廟而弊廢元祐五年特置新

之... 如縣學賈公裕無考文為杜德機數以

臺躋五華劍縹華山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 十八

草堂寺題名二十七段

碑高五尺八寸二面刻正面廣二尺九寸兩側各廣九寸題名參錯今按年代敘錄正面為唐定慧禪師

碑又附列另石二段並在鄠縣

側面 三行行八字正書

轉運使杜孝錫元祐庚午十月十日來游男開孫君匯

侍行

正面 五行行十三字正書左行

劉銅公範張閱仲達李惇義行之惇禮彥中類彥明鵬
舉南公安常知德段天麟信臣趙彥詒叔嗣張閻孝卿
十人同宿紫閣過此元祐壬申秋社後一日記

又 四行行五字
正書左行

張保源澄之僧紹蒙紹希自此遊高驪潭元祐壬申

側面二段 共七行行六字七
字不等正書左行

薛紹彭同曹樸遊元祐口年五月初一日

後二十二年河東薛綱遊諸山獲觀 先公題字不勝

惘然已丑歲中元

金正面 四行行六字
分書左行

清源王濟叔同杜陵白耘叟游此紹聖元年仲夏廿八

日題

又 五行行六字
正書左行

通判府事河南朱光裔公遠簽書節度判官公事廣漢

王普德充同遊紹聖二年三月十二日

又 石高廣俱一尺七寸五分
十二行行十二字行書

惇自長安率蘇君旦安君師孟至終南謁蘇君軾因與

蘇游口觀五郡延生大秦仙游旦師孟二君留終南回

遂與二君過漢陂漁於蘇君旦之園池晚宿草堂明日

宿紫閣惇獨至白閣廢寺還復宿草堂間過高觀題名

潭東石上且將宿百塔登南五臺與太一湫道華嚴趨
長安別二君而惇獨來也甲辰正月二十三日京兆章

惇題 供養主僧口口摸紹聖二年十二月初八日住

持講經賜紫僧口口立石

子厚與子瞻遊而題此書亦有卧筆間作渴筆遊絲

法亦適逸可存也

石墨 鐫筆

文云惇自長安率蘇君旦安君師孟至終南謁蘇君

軾者宋史惇傳惇舉甲科調商洛令與蘇軾遊南山

抵仙遊潭潭下臨絕壁萬仞橫木其上惇捐軾書壁

軾懼不敢書惇平步過之乘索挽樹攝衣而下以漆

墨濡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既還神彩不動即

其時事也今仙游寺題名已失所存者惟此耳

關中 金石

記

又二段

共七行行六字 七字行書左行

范植自長安祠太平宮率張秉同至此丁丑仲夏廿二

日

後三日王霽奉祠高觀覽仲成留字段勺同來霽題

側面

四行行十字十 二字不等行書

衛國李諫才孺口詎彥賈絳臺薛幾口微之元符戊寅

冬十月乙未日遊逍遙栖禪寺

又四行行十七十八字不等正書左行

博陵崔伯宗元符己卯二月解官平涼潘原尉三月中

平涼漕檄從軍城臨羌天都西安州五月初入馬分屯

月三還雍七月初四日挈家游拙禪淨境弟安仁回來

又四行行六字分書左行

李援蘇昞寧祖武陳去華段勺元符三年三月口口口

口草堂

又二行行十二字正書

李革孫求呂景山空山邂逅同遊建中靖國元年三月

十四日

正面四行行十一十二字不等行書左行

路允蹈聖由祠于高觀張秉持正劉鯤化鵬同往觀龍

潭薄暮還宿逍遙寺詰旦之寶林建中靖國改元四月

廿三日

又石高廣俱一尺三寸共入行行入字行書左行

高郵孫竦子敬埃居易自太平宮致醮迴鄠宰劉希亮

彥輔尉李革仲孚相率遊白雲過紫閣遂宿草堂翌日

二公還邑子敬居易歸長安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九日

題

此終南草堂題名首題孫竦子敬埃居易而于劉希

亮彥輔李革仲孚稱二公則題必孫筆也然二賢昆季以為讓能合屬兄以為服勞則合屬弟不可攷已年乃建中靖國之元此時蘇黃之名未至令海內風靡固宜有頗存古道如此者及玉局力雄而老顛又苟率以濟之此義遂紛披不可復見亦書之一大厄

已墨林快事

又四行行六七字不等行書左行

崇寧四年仲秋廿有三日景興宗祀高觀劉琬甯祖

武來會

又二行行七字篆書左行

魏都王仲孚游崇寧丙戌孟秋一日

又四行行九字正書左行

百泉張壽翁與男縣尉口遊雲隆雲口紫閣觀口口口

口草堂歸邑崇寧丙戌口月十有二日

又三行行十字十一字不等正書左行

李逸老政和王辰土已後二日自白塔過翠微宿草堂

明日將游紫閣白雲趨終南

又四行行四字正書左行

竇淵深甫蒲澄庭玉政和乙未初春同遊

又二行十六字正書

呂湘西遊是寺宣和二年六月初四日題

側面 三行行八字分書

長安解益王佐河南邵伯温同遊宣和六年七月二十

五日僧永奇偕

正面 四行行五字正書左行

王蹟顯夫劉雍修甫靖康丁未四月十日投宿草堂

又 三字正書

王著遊

又 正書

紫陽

側面 二行十四字正書左行

堅之正叔公亮集之曾來觀此經宿

按此碑題名三面其正面為唐定慧禪師碑磨舊

碑刻之隱隱有先聖題延陵季子十字其所由來

不可知矣草堂寺在鄆縣東南四十里唐改栖禪

寺崔伯宗題記挈家游栖禪淨境者是也縣東南

三十里有高冠峪峪內有高冠潭王霽題云奉祠

高觀當即高冠以音同而訛也張保源題云自此

遊高驪潭似即高冠潭亦以音近而異又縣東南

三十里有紫閣峯杜工部詩紫閣峯陰入翠微者

是也劉銅題云十人同宿紫閣卽此路允蹈題云
同往龍潭疑卽高驪潭又云薄暮宿逍遙寺寺在
長安縣西南三十里甫張村陝西通志云創時碑
志無攷據此題則宋時已有之矣李逸老題云自
百塔過翠微宿草堂明日將游紫閣白雲趨終南
百塔寺在長安城南五十里翠微寺在長安城西
南翠微山上唐武德八年建太和宮太宗葺改爲
翠微宮元和元年廢爲翠微寺其白雲山在鄠縣
南二十里其下有白雲觀終南山在鄠縣東南二
十里東接長安西接盩屋蓋逸老此游往來於長
安鄠縣盡兩日之興而歷諸勝也題名綜計五十
八人內見於史傳者轉運使杜孝錫之子開史附
忠義趙叔憑傳云叔憑建炎間任陝州都監金人
圍陝州城危死之時職官杜開等五十一人俱死
無降者疑卽其人薛紹彭卽書樓觀詩者監上清
太平宮元祐某年同曹樸來遊碑泐其年據後二
十二年己丑歲其子綱來遊觀先公題字己丑爲
大觀三年推前二十二年則元祐三年也今姑附
元祐末章惇與蘇軾遊仙遊潭事關中金石記已
詳范埴以丁丑仲夏率張秉同游丁丑是紹聖四

年史有兩張秉一是昭允之子太宗時人一字孟節新安人景德時仕終樞密直學士又宋詩紀事有張秉官監察御史知鄭州與王禹偁在鄭州聯句詩附見小畜集似習非此張秉此張秉在王霽來游之前三日王霽見宋詩紀事引成都文類載其和吳仲庶遊海雲詩蓋與范純仁同時也李諲以元符戊寅來遊戊寅是元符元年史附李南公傳南公子鄭州人哲宗朝累擢顯謨閣待制任鄜延帥復徙永興僞爲蟾芝以獻徽宗疑之坐罔上貶散官安置此題蓋徙永興時也但傳稱諲字智甫此題作才孺爲不同未知卽一人否蘇昞以元符三年來遊史道學傳稱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元祐末呂大中薦之起布衣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上書係元符三年事入邪籍係崇寧元年事其遊草堂殆未上書時也呂景山以建中靖國元年來遊史附見呂大防傳大防子藍田人紹聖四年大防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語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尙有遺種此時來遊蓋歸後四年矣河南邵伯溫以宣和六

年來遊史道學傳伯温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
雍之子也累官永興軍鑄錢監徽宗卽位日食求
言上書數千言又著書名辨誣後以上書人分邪
正等伯温在邪等出監華州西嶽廟久之知峽州
靈寶縣徙芮城丁母憂服除主管永興軍耀州三
白渠公事此題當在是時元祐黨籍碑不列邵伯温名末王著
遊三字不著年月史有兩王著一字成象單州人
仕周入宋開寶二年終兵部郎中一字知微世家
渭南攻著仕偽蜀入宋至端拱時終殿中侍御史
此題當是端拱時之王著耳附於末餘俱無攷

遊師控寺留題

石高二尺二寸五分廣二尺四寸八分共九行行十字正書在咸寧縣

具茨程奇

塵中總總誰青眼黃髮蒼顏世情短坐看前溪一片雲
安得相從任舒卷浩歌聊詠北山薇不有歸心真自欺
欲借養和延書夢數聲啼鳥日平西

元祐庚午冬十二月中澣寺僧惠元立石 李輔刊

觀音像並讚

石二均高二尺三寸五分廣二尺一寸四分各繪像一尊讚刻第一像下截二十四行行四字六字不等正書在西安府

吳道子筆

惟觀世音手持柳枝圓如滿月瑩如琉璃明如慧日能破諸暗住清淨觀除煩惱妙音所薰慈目所覩一切障魔永為依怙

二觀音乃唐吳道子筆余以母氏苦目疾訪求累年近方獲于長安僧惠譚因摹刻諸石又繫之以二贊且俾世人瞻敬供養同結善緣云爾元祐辛未仲夏望日河南呂由聖遵古題

伯夷叔齊墓碑

碑高七尺五寸廣三尺八寸
共十五行行四十字正書

廬江文勛篆額

伯夷叔齊墓在河東蒲坂雷首之陽見於水經地志可考不妄其即墓為廟則不知其所始以二子之賢意其為唐晉典祀也舊矣元祐六年予同年進士臨菑王闢之為河東縣政成乃用四年九月大享赦書以公錢七萬及廢徹淫祠之屋作新廟凡三十有二楹貴德尚賢聞者興起須象祠器皆中法程五月辛未有事於廟乃相與謀記歲月來乞文於豫章黃庭堅謹按伯夷叔齊蓋有國君之二子逃其國而不有者也予嘗求其說伯夷之不得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叔齊之立

也其宗與國人亦有不說者矣於是時紂又在土虐用諸侯則二子之去亦以避紂耶二子雖去其國其社稷必血食如初也事雖不經見以曹子臧吳季札之傳考之意其若是也故孔子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惠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孟子以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則二子之行也至於諫武王而不用去而餓死則予疑焉陽夏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凡孔子孟子之不言可無信也其初蓋出於莊周空言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若三家之學皆有罪於聖人者也徒以文章擅天下學者又弗深考故從而信之以予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學者矣然可爲智者道也予觀今之爲吏愒日玩歲及爲政者鮮矣政且不舉又何暇於教民今河東爲縣吏治庸敏政成而舉典祀以教民可謂知本矣故樂爲之書并書余所聞二子事以告來者文月丙申豫章黃庭堅記

雒陽李宏立石

金石文編卷二十四
碑稱夷齊之不立必其宗與國人有不說者又云二
子之事孔孟之所不言不足信則宋人迂謬之談往

往如此

石墨
鐫華

豐樂亭記

碑共三石各高九尺六寸六分二廣三尺八寸八行
一廣二尺七寸五行行皆二十二字正書在全椒縣

豐樂亭記

宋廬陵歐陽脩撰

眉山蘇軾書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
南數百步之逕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

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潄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
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滁於
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

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

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善考其山川按其圖記

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

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

起而爭所在為敵國何可勝數及宋受命聖人出而

四海一向之憑恃嶮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閒漠然徒見

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江淮之閒

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
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
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
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
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
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
游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其
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
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云

坡公所書醉翁豐樂二亭記擘窠書法出顏尚書徐

吏侍結體雖小散緩而道偉俊邁自是當家

身州山人稿

按豐樂亭記歐集及宋文鑑皆有之今取以互校

其不同者得于州南數百步之近集本州南注云

一作城西無數字

鑑

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集

無則字

同鑑

特立集作獨立潏然而仰出集無仰字

而與滁人往游其間集游字下注云一作還其間

上注云一有於字於滁東門之外鑑無之字修嘗

考其山川按其圖記集注云一作按其山川攷其

圖記所在為敵國集所在上注云一有而字下注

云一有自字敵國下有者字

鑑亦有者字

休養生息集

注云一作覆被休養乃日與滁人集注云一無乃
 字四時之景集注云景一作美使民知所以安其
 豐年之樂者鑑使民上有而字又安其作安此遂
 書以名其亭云集鑑云俱作焉集本此下有云慶
 歷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
 陽修記歐公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傳不著年月攷
 其左遷之由以諫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之不當
 罷政府宰輔表事在慶歷五年歐公之作此記在
 慶歷六年為治滁之明年則歐公以五年知滁州
 矣慶歷丙戌東坡年纔十一其後不知何年書此

記年譜不載書記之事此碑又不署書記之年惟
 滁州有坡書醉翁亭記為元祐六年十一月所書
 据年譜是時到穎州任有祭歐陽文忠公文又有
 十二月二日與歐陽叔弼季默夜坐記則其書此
 記或與書醉翁亭記同時寔字訪碑錄云豐樂亭
 記蘇軾正書無年月明嘉靖間重刻在全椒正謂
 此碑也與醉翁亭記之無年月者並列可知此記
 初刻者必在滁州佚不可見嘉靖重刻時刪去年
 月遂不能攷耳記云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
 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

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宋史太祖紀顯德三年春
 從征淮南南唐節度皇甫暉姚鳳衆號十五萬塞
 清流關擊走之追至城下暉整陣出太祖擁馬項
 直入手刃暉中腦并姚鳳擒之薛五代史周世宗
 紀顯德三年二月壬申今土謂太祖奏破淮賊萬五
 千人於清流山乘勝攻下滁州擒偽命江州節度
 使充行營應援使皇甫暉常州團練使充應援都
 監姚鳳以獻歐史最簡但云壬申克滁州注引王銍默記李景
 問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
 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

師數千與暉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
 師入憩滁州城下會翌日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
 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趙學究在村中教學
 多智計太祖往訪之學究曰我有奇計今關下有
 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
 以直抵城下方值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旣
 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
 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可以得志太祖大喜且
 命學究以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卽下
 令誓師夜從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

果不爲備奪門以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遂下滁州据此則暉鳳就擒之所亦略可見矣十國春秋皇甫暉傳注引史纂左編云趙學究卽普也又傳云暉見世宗後數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死後滁人感暉意一日輒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并附識於此

蔡安持靈巖詩

石高四尺七寸七分廣二尺八寸六行行十字九字行書年月上空處有劉德亨題記四行行七字在長清縣靈巖

四絕之中劇最先山圍宮殿鎖雲煙當年鶴馭歸何處

世上猶傳錫杖泉

元祐壬申十月中泚睢陽蔡安持資中題

北安劉德亨安禮携家之泗水任飯僧於此正隆二年三月十有七日書

按長清縣靈巖寺有絕景亭爲宋僧仁欽建景有

四曰羣峯獻秀曰甘泉漱玉曰松舟挺翠曰巖花

啼鳥見王在晉遊靈巖記卽詩所謂四絕也長清

縣志載卓錫泉魏僧法定開創靈巖苦近菴乏水

迺謀於佛圖澄澄曰何地無水至一處曰此下有

甘泉以九環錫杖卓之得泉甘冽卽詩所謂世上

猶傳錫杖泉也蔡安持宋史無傳王申爲元祐七年此詩又見宋詩紀事引求古錄錄之亦不詳安持事蹟

魯公仙跡記

碑高五尺一十五分廣四尺一八行行二十六字行書在費縣

魯公爲盧杞所忌李希烈反杞首議遣公諫者甚衆德宗問杞對曰眞卿朝廷重臣忠義聞天下誰不懼服臣常父事之今遣使不爲賊憚則辱國紛紛之言豈足聽陛下當自斷之無惑衆意德宗不能棄遂遣之人知公不還矣親族餞于長樂坡公旣飲乃躍上梁跳躑謂餞者曰吾昔江南遇道士陶八八得刀圭碧霞餌之自此不衰嘗云七十後有大厄當會我于羅浮山此行幾是歟次汜水悅遇陶笑謂曰吉吉指嵩少而去後公死于賊賊平家人啓瘞狀有金色爪髮皆長如生人婦葬偃師北山先塋後有賈人至羅浮山遇二道士奕卽而觀之問曰子何所來賈人曰洛陽其一笑謂曰幸託書達吾家許諾卽扎書付之其題曰至洛都偃師縣北小顏家及往訪之則塋也守塚蒼頭識公書大驚問狀皆公也因與至其家白之家人大哭卜日開壙發棺已空矣嗚呼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也希烈杞等賊

耳賊之殺人有常刑公死且不朽又况仙耶元祐三年九月余遊吳興適觀郡人新公之祠因得謁拜公像其英氣仙骨凜然如在嘗閱洛中紀異載公前事考史所載祀拜公于中書與對德宗之言姦人表裏無迂則公之仙復何疑焉公之大節紀載甚多而論次于林公之文爲備固已激忠義之頹風沮陰邪之羞魄至仙真事吾又以刻于碑陰以貽續仙傳者襄陽漫仕米黻記

米老爲魯公書碑陰卽用魯公書法竒宕可喜至碑中謂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其說亦新余以爲杞能害公一時而不能不予公以千古固無論

公之仙與不仙也

庚子銷夏記

此碑吳興掌故錄及歸安邑志皆云在湖州府學蓋公嘗刺湖州故湖州宜有碑米元章遊吳興適睹郡人新公之祠因得拜公之象而作是碑然吾友裘思芹爲歸安令徧訪湖州並無此碑邵陽褚千峯云碑在今山東顏廟魯公爲顏氏巨擘顏廟固應有碑然元章記必非妄語意當時湖州亦有一石不知毀自

何年耳

虛舟題跋

按唐書顏真卿傳不詳里居但言爲顏師古五世從孫而師古之祖之推自琅邪臨沂居關中遂爲

京兆萬年人此碑稱魯公歸葬偃師北山先塋則
又不知何代之先塋也公於乾元二年拜浙西節
度使故吳興人為公立祠宋史米芾傳敘其生平
宦蹟未嘗至浙不知何因而遊吳興據此記是因
吳興郡人新公之祠拜公像而作記則宜刻於湖
州今此揭本乃在費縣魯公祠內曹輔撰新廟記
之碑陰正碑建於元祐七年此碑無年月當亦七
年所刻據費縣志云真卿五世祖師古居費縣東
朱滿村新廟記亦云顏文忠公有廟在琅邪之費
距縣治東北五十里曰諸滿村元祐六年縣令楊

君建言于州請新此廟其十一世孫安上者買地
而徙置之廟成立碑而此記遂刻於碑陰其所由
來不能詳矣

郟陽縣學記

碑高六尺三寸廣三尺八寸五分十八
行行四十一字正書篆額在郟陽縣

同州郟陽縣學記

京兆王寔書并題額

郟陽邑小而僻有為者所不當至至者以謂不足為而
不為也官事職業不可須頃怠者且廢不舉因循不急
之務從可知元祐辛未有令來閱事先後緩急為紀綱

法度以其序治之累月獄訟衰農事勸號令行期會應
邑用翕然稱治越明年理孔子祠爲學舍以教養邑子
弟且以來四方士而邑之人乃始相與疑曰令寔健矣
而更迄奈何令平不顧學克成堂室齋廡祭器什伯略
具乃以書抵藉田令王寔仲弓求余爲之記余曰令不
迄矣夫學校者禮義政事之所日出古之爲政者之所
先務也末流之敝遂爲不切於時而間有桀然自異於
薄俗之中則彼不能者必忌而咻之曰是迄踈者不然
俗吏邀名耳地大人衆且不免咻則一邑之小以是迄
其令尙何恠然而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

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十室至小邑耳雖孔子不以小故
無其人况不爲孔子者乎惟不知所以學則雖大必廢
而彼小者亦何足道且天下十室之積也老子曰小國
寡民益小者易以道治而大者或道之所不載則治天
下者在所積而已今夫設官置吏布滿天下皆上之人
所與治天下者也顧惟縣令爲最親於民後世縣令官
小無權而猥事擾之使不得行其曾中以與古人等於
是縣令始賤可厭而士或俛仰爲竊祿計至則數日代
去別希其所欲雖或才智不肯苟簡慨然思有所作爲
而齟齬階級勢不得便或者凡庸操制要領而妨忌兼

至黽勉聲氣求聞朝莫且恐弗暇奚暇求其所以治哉
然則上之人蓋亦不可以不知也當使天下之士不鄙
小官而爲之縣令者有以自思曰是百里有民社足以
爲政曷可苟又曰令可暫也縣不可暫也上之人所以
委以與我者爲能治之耳必求所以治而不可暫則豈
待簿書期會而已蓋將有以本教化美風俗善吾人以
士君子之道然後出禮義舉政事而無不可者推一邑
之小以達天下之大則其於爲治也何有孰謂知此而
迺乎令不迺矣邑人其無疑令左宣德郎河內李百祿
祐之實余之友人云元祐癸酉正月庚寅陽武時彥記

主簿張价縣尉劉熙立石

按陝西通志邵陽縣學在縣治南宋元祐六年知
縣李百祿建武陽張价有記据此碑云元祐辛未
有令來闕事越明年理孔子祠爲學舍辛未卽元
祐六年其時令初視事明年建學則七年也撰記
者時彥乃通志不云時彥有記而云張价豈別有
張价碑耶抑卽時彥之誤也時彥史有傳云字邦
美開封人碑云陽武舉進士第簽書類昌判官入爲祕
書省正字累至集賢校理碑不署其官位文之略
也記刻于癸酉爲元祐八年令李百祿及書者王

寔俱無攷

曹娥碑

碑高六尺六寸三分廣四尺四寸八分十八行行三十字行書在上虞縣

後漢會稽上虞孝女曹娥碑

上虞縣令度尚字博平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撰

蔡邕題其碑陰云黃絹幼婦外孫壘曰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冑荒
沉爰茲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五月
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屍娥時年十四
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

父屍出以漢安迄于永嘉青龍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設
祭誄之詞曰伊唯孝女睽睽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
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室家在洽之陽大禮未施
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
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沉載浮
或泊洲嶼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逐波濤千夫失聲悼
痛萬餘觀者填道雲集路衢泣淚掩涕驚動國都是以
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刻面引鏡務耳用刀坐臺待
水抱柱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礼自脩
豈况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斷自雕越梁過宋比

金石錄卷一百四十一
三
之有殊哀此貞勵千載不渝嗚呼哀哉銘曰

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立廟起墳光于后土顯
昭天人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何恨花落飄零早分葩艷
窈窕永世配神若堯二女爲湘夫人時效髣髴以昭後
昆

宋元祐八年正月左朝請郎充龍圖閣待制知越州
軍州事蔡卞重書

江南東道越州上虞縣曹娥碑按夏侯曾先地志云
餘姚縣有孝女曹娥父沂濤溺死娥年十四號哭入
水因抱父屍出而死縣令度尙使外生邯鄲子禮爲

碑文後蔡邕過讀碑乃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壘

曰此碑今在上虞縣水濱

太平寰宇記

北海曹娥真碑傳世甚少皆摹刻也此蔡卞于元祐
間書頗得其神而精采勝之以其宋人弗貴也且石
在越迄今尙爲完善此搨更蚤字更全尤覺奕奕射
人豈孝女之神常在山川間有志爲書者則精英卽

附助之邪

墨林快事

曹娥碑右軍北海皆曾一書予見查查浦陸其清家
有宋搨本查瘦陸肥不知其果出王李手否也而世
共寶之幾與隋珠和璧等此本近查而搨不甚舊或

曰真賞齋物也故附於真賞黃庭之末云

鐵函齋書跋

按後漢書列女傳曹娥會稽上虞人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婆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尙改葬娥於江南道旁爲立碑焉此語與碑小異碑云能撫節按歌婆婆樂神婆婆謂跳舞非謂婆婆神也碑云時迎伍君逆濤而上非迎婆婆神則碑較得爲確漢安順帝年號度尙立碑之年碑云永嘉有龍辛卯則拓本誤也永嘉爲晉懷帝年號無

辛卯干支固無論矣据紹興府志所載碑文竟作元嘉元年與傳合元嘉爲後漢桓帝建元恰是辛卯則此碑舊揭原是元嘉也立碑之歲距娥死後九年碑題不云曹娥廟而銘詞則云歲數歷祀立廟起墳是當時葬所有廟萬歷紹興府志曹娥廟初屬上虞後改隸會稽在府城東九十二里今紹興府志曹娥廟條下注云漢元嘉元年上虞長度尙爲石碑屬魏朗作碑文久之未就時尙弟子邯鄲淳年二十聰明才瞻而未知名乃令作之揮筆輒就

下載碑文互校惟銘曰作亂曰爲不同

朗至尙以示之朗大嘆

服蔡邕聞之來觀值夜以手摸其文而讀之題曰黃絹幼婦外孫壘白又曰三百年後碑當墮欲墮不墮遇王叵後魏武帝見之謂楊修曰解否曰已解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而喻乃令修解之修曰黃絹色絲也幼婦少女也外孫女之子也壘白受辛也蓋曰絕妙好辭帝曰吾亦意此但有智無智較三十里此注大約本之會稽典錄而

詳略不同

後漢書曹娥傳注引會稽典錄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有

異才尚先使魏助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明見尚尚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朗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服遂毀其草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

幼婦外孫壘白然多可疑者度尚後漢書無傳固已紹興

府志既不列於名宦傳復不預於名宦祀何志乘

缺略也水經注云上虞縣有曹娥碑縣令度尚使

甥邯鄲子禮為碑文以彰孝烈

太平寰宇記亦同

是邯鄲

淳為度尚之甥而與言弟子者異邯鄲淳三國志

魏書附見王粲傳注引魏略一條不言度尚之甥

與弟子亦不言為度尚撰碑文故其事無攷楊修

後漢書附楊震傳不及黃絹幼婦云云又三國志

魏書附見陳思王植傳注亦不詳黃絹語即魏武

帝紀亦未見魏朗見後漢書黨錮傳朗字少英會

稽上虞人少爲縣吏兄爲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刀報讐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授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多爭從之由辟司徒府累出爲河內太守復徵爲尚書著書數篇號魏子亦未載其令長屬爲碑文之事又蔡邕傳但載其髡鉗徙朔方宥還本郡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焦尾琴事注引張騰文士傳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而亦不載到上虞題碑事

以上諸書所載魏朗係上虞縣吏宜爲令長撰碑然不久亡命從人受經則其能文亦當在亡命以後旣已亡命自不復到縣爲令長撰文蔡邕在吳又到會稽宜乎可以題碑然傳與注俱無明文其他之無因者更無論矣攷邕之亡命吳會在光和二
二年下距獻帝之世魏武與楊修解幼婦之時約三十年揆之于理碑在越魏武在洛其文何由得經魏武之目且邕之亡命上距元嘉元年亦約三十年若如府志注文并据後漢書李賢注所云蔡邕夜闇手摸其文題字之語竟似碑文書刻甫就

邕聞而乘夜來觀以手摸文而讀之因題八字况
讀文尙用手摸安能題字此理之顯然者其罔如
此府志絕不加辨證何耶邕生平從未嘗作隱語
且文辭與舜受自是二義邕既工書辨之必審未
可權宜而通用也說文卒部既有舜字云不受也
又有舜字云理幸也邕何必借舜爲舜字種種疑
義從未經人論及因詳識之以質諸博識者紹興
府舊志載曹娥廟舊有王右軍書小字本新定吳
茂先嘗刻于廟中後爲好事者取去今所存者四
本一爲宋蔡卞書大字本一爲明賴恩集李北海
書一爲康熙間王作霖重摹右軍本一爲近時所
刻此本卽蔡卞書大字本也刻于元祐八年正月
蔡邕題其碑陰云云一行當卽卞所加或別本亦
有之卞字元度京弟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遼還
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揚廣潤越陳
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請其
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卞與京同列姦臣傳而史
于卞不掩其清然東都事略不載此事史或別有
所本未足信也其在越能刻此碑以表孝女有足
取者

宣仁后山陵採石記

碑連額高一丈五寸廣四尺一寸十九行行四十二字連額並正書在偃師縣永慶寺

宣仁聖烈皇后山陵採石之記

河南緱氏鎮之西南二十餘里有山嶺最高形如委粟俗号粟子嶺嶺之東北下有廟榜曰山神載在祀典而不知是山何名歷詢故老莫知其實按東漢和帝記稱永元十六季十一月己丑行幸緱氏登百岷山注云卽栢岷山也在洛州緱氏縣南又今緱氏之南二十里山名栢崖以此考之則粟子嶺諸山卽晉日所謂百岷者也
本朝列聖及 母后登遐例遣官採石于

山下崇奉

陵寢自乾興元年以來始有碑刻可考

宣仁聖烈皇后以元祐癸酉九月三日戊寅上僊太史奏請以來歲二月七日

山陵復土

詔以丞

相呂公爲之使安持受

命與如京使林元莊宅副

使交文昞同董役于緱山卽以其月癸卯開山凡取巨

細石一萬有畸而訖于十一月之壬午四十日而功畢

用石匠二千九百七十四人按故事鳩工十六萬五千

二十有六當用四千人期以兩月而京師匠者十無一

二餘悉取於諸路議者患其回遠不能以時至蓋開山

之日始有來者三百六十四人而已至十月四日纔得

金石錄卷二百四十一
一千二百九十九人逮逾月然后及二千九百七十四人止以是數又十日而訖事餘悉遣之所省八萬九十九功前此王不集上下憂之乃募作者能倍功卽賞之優給其值於是人情忻然罔不悉心不待有司董戒程督竭日力而後止故無逃者晨起爲糜粥煮藥時其食飲而嚴禁其攘竊架竹引泉使無渴飢故少病者爲密室南向以就天陽有病則遣官挾太醫診視相屬于途不謹則嚴其罰故斃死者蓋自癸卯至壬午吏民兵匠毋慮五千餘人而無一人逃者以疾斃者三人而已橫逆者無有也噫何其幸也凡此數者皆 朝廷授以

成法故有司得以奉行而又數下

恩詔加賜吏

士蓋無虛月所以戒敕愛養無所不至是宜和氣浹洽人不告勞方盛冬之時天氣晏溫雨雪不降以迄大事有以見 天人相應昭示 聖心純孝傳諸

無窮之意下臣姑謹職事以紀歲月云其餘佐吏具列于別石十一月九日左朝請郎試太僕卿兼權都水使者都大提舉採石吳安持謹記 大將楊仲卿書 前

玉冊宮口永昌刻

億按碑在寺後殿之西宋吳安持都大提舉採石于當時職事歲月詳記其巔末如此宣仁聖烈皇后上

仙記云詔以丞相呂公爲之使宋史哲宗本紀九月
 甲申命呂大防爲山陵使是也禮志云四月一日葬
 永厚陵紀云二月乙酉葬宣仁聖烈皇后于永厚陵
 案之此記宣仁聖烈皇后以元祐癸酉九月三日戊
 寅上仙太史奏請以來歲二月七日山陵復土然則
 紀爲得實而如志所書四月蓋必其誣也記後云數
 下恩詔加賜吏士蓋無虛日据紀十一月壬寅賜勞
 修奉山陵兵士與此所記合然記亦有虛崇過爲無
 實之詞攷是年冬十一月以雪寒振京城民饑自饑
 師抵東京計里三百五十有餘不應節候頓異若以

記所謂盛冬之時天氣晏溫雨雪不降則其然豈其
 然乎記又云佐吏具列于別石今沒不可見

偃師金石錄

游師雄玉泉院題名

石高一丈一尺五寸六分廣一丈五寸五行行五字正書在華陰縣

陝西轉運副使游師雄元祐九年正月廿二日觀太華

三峯

右在山蓀亭下字徑一尺五六寸景叔書莫大於此

關中金石記

